

懷德公傳

席丰厚而以正自守者顺而易，处单寒而穷且益坚者逆而难，庸俗之阿谀彪炳丰厚，讳言单寒亦乌知。古英雄之崛起贫贱者何可胜数。但曰立德立功立言者传，正於其难为之时传之。我族曾叔祖怀德公，宅不过二亩田不出八分，境遇虽差胜颜氏子拟之，陶朱倚顿相去万万。於兹而欲全其孝友姻睦任恤也，诚忧乚乎，难之设以无恒者处，此不失之忤即失之求，不失之阴谋即失之横逆，不於幼稚神其愚弄，即於匪党相为狼狈，噫！是何面然污行如脂如韦以至斯哉，公以耕读为业，明礼义别是非，律己端方，好善恶恶从容乎礼法之常，而忙里有闲，啸傲乎烟霞之景，而俗中有雅，博群书谈今古儒者风流，无以异焉，其所以保全身家者，素位而行得生众食寡之，正法守为疾用舒之常经。问有所谓忤求者乎？曰：无有，问有所谓阴谋横逆者乎？曰：无有。问有所谓愚弄狼狈为奸者乎？曰：无有。而犹然克全孝友无失姻睦任恤也，而二亩之宅如故八亩之田犹存也，貽孙谋而燕翼子，席丰厚者竟莫能及，诚可为后世子孙法，仪髫年与公比屋，公之行止无一不在仪心目间，兹值家乘重修一低徊焉，不禁得意疾书以昭示来兹云。

时

乾隆甲戌十九年蒲月书於问梅轩

族侄曾孙心仪谨撰

六修重录

士縉公傳

伊古来家拥重资，身縻好爵者未易更仆数，然而当时则荣歿则已焉，亦其根底浮薄，能不夷於朝华夕萎者几。希惟积德累仁一归於厚道者，其无适而不厚而克绵於无既焉，胡公芳升先生讳士縉，幼岐嶷为厥，考孔征公所笃训，孝亲友弟恂乚出入间长英奇，胸罗锦绣，要自不露锋芒而务出於厚，故综六十年内其立心则忠厚也，其制行则长厚也，其量渊涵则深厚也，其辑睦宗族则亲厚也，其任恤乡邻则仁厚也，先生之厚不可枚举。总之由初以迄终不离乎厚者，近是夫以厚感者彼苍，必以厚应之积厚，流光理固，历历其不爽亦越今兹。回溯天之厚於先生者，田园式廓厚於财矣，年近古稀厚於寿矣，荣谐鹤发厚於伉俪矣，举丈夫子四而绕膝，桂兰厚於似续矣，今先生虽逝，身在蓬莱而宗族思之，交游忆之，里党怀之莫不耿焉，念先生不置视彼生富贵，而死湮没者其相去为何如耶。予以戚末忝任西宾，值贵族之家乘告竣，先哲伯仲索傳於予，因敬述先生之德以为吾乡法且劝，是为传。

眷晚吴昌顿首拜

六修重录

士 维 公 传

且士之名显当时而光昭后世者，是皆大丈夫得志於时者之所为也，人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若夫穷居而野处行端，而事实虽不得与显赫者同日而语之，然其性情自适，淡泊自甘，其行事亦有足多者，胡可忽而不志之。如吾先君讳士维，字永英王父孔徵公三子也，生平尝曰：余之为人不浸淫於时会，惟知浑噩之风不沉湎於俗情，第知元酒之味，故宽衫大袖不修服饰之容，厉声戇辞不作啜嚅之態，处己常本乎醇朴，待人恒率其真诚，蔬可食则食之，原无心於却淡美，可茹则茹之，非有意於祈甘。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不求有誉於前，亦无所毁於后，虽无所乐於身，亦无所忧於心，徜徉於山巔水涯之间，逍遥於光天化日之下，耕读训子，含饴弄孙，落落自得心遗神休，此亦大丈夫不遇於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视彼处污秽而不羞，习脂韦而取辱，侥幸於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为人贤不肖何如也。噫！先君之言如此，勃聆而记忆之，有以知先君适性情甘，澹泊志之所存，又别有在胡可湮没而不志与。故不敢为虚誕之说，以铺张其盛，但即其言而录其实，附之谱牒以知其志之所存云尔。

乾隆十九年岁次甲戌麦秋月望日

不肖男世勃百拜敬述

从 乾 公 序

蕪阳大同乡之龙目冲，相传宋高宗南渡停驂驻目，故名之耳。冲之右北有九重山，即其驻蹕之遗迹，理或然也，其冲峰峦秀特，蜿蜒盘郁，奇人硕德往往孕秀而诞降於其中，故由来不乏干青霄而上者，亦恒多隐君子，筑坞考槃抱膝长吟，优游寄啸，於是以乐天年焉，余幼随母氏侍外公从乾大人侧，时闻公常云：自王父以迄公身三世零丁，公又值慈父早逝，惟兹独力支持，经营调度，而内外公私不至交困，故公虽名噪宫墙，亦遂绝意制举而从事於家政，公居心仁厚，天性和乐，度宇汪洋，济人利物之事不事表暴，而见者闻者莫不咸钦为隐君子焉，独其性酷嗜诗，书尔时目击，公亲授两舅父以学义方惟严，寒暑无闲，即除夕元旦亦不稍假以余闲，是以长舅父宗宪公於乙酉魁于乡，二舅父宗门言公亦名列黉宫，循循雅饬，有大雅君子之风，迄今孙乃之乡荐而采芹者，且徐徐而起焉，孰非公家学渊源，隐隐硕德之余庆哉，公之人杰而孕毓於山水者，信不诬矣，诗人之言曰：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人之杰，又本乎地之灵也，公之德行道艺，家乘必有能详之者，予故特敬奉一言以志大概云。

时

乾隆十九年岁次甲戌仲秋月

愚外孙王梓百拜敬书

士全公行述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直固美德，究莫能容无惑乎。时俗之不由其置也，不知朝有直臣而富贵尊荣永享其乐，家有直人而富贵福泽永保无虞，在有识者自为领取耳。我族曾叔祖士全公，先世以诗礼传家，入黉宫登仕籍者未易更仆数。承公极德之余，读书博古以诗酒为乐，与毕卓李白同其侠旷於世，无求与人无争，视富贵若朝露，忧戚若坦途，死生若画夜，凡处已接物间一一以直道行之。仿佛先朝杨椒山先生辈，或有厌其直而鄙弃之。仪为之尊重，每出入过其门或抱病兼乘蹄齿，远瞩似公音容即寅畏下马躯命，弗顾先年颂以俚句。公大声疾呼曰，慎威尔是我知己也，公矢口即骂，世俗趋富而不趋贫，井底蛙无足责窃，以其微子弟救时之弊，七疑为同宗正告之曰：毋赌博，赌博有奇祸；毋滥交，滥交有奇祸；毋懒惰，懒惰有奇祸；毋奢侈，奢侈有奇祸；毋昧心，昧心有奇祸；毋刁健，刁健有奇祸；毋矜骄，矜骄有奇祸。大纲如是。仪右传以释之。语缠绵而浅俗，发明言中之意，使童稚亦易晓焉，斯已矣。赌博戏局也，侥幸而得利岂不快意，公曰：有奇祸也，何哉？盖杀人至於填命祸莫大焉，然止及其身，而产业犹足以养父母蓄妻子，若赌不回头必至产业废尽，告助亲朋再三自止污行，尤赖再四遭刑，欲力田而无田，可力欲贸易而无本可易，欲佃田而人以为大家之后不与，只得僻处深山与父母妻子同为饿殍而已，甚至饥荒失德，丑不堪言，岂不痛哉，且见有数万金之子，因赌无下稍死於道路，待旁人收其尸骸。公曰：赌博有奇祸洵不诬矣。其滥交之人皆奉承我者，不逆我者顺我，我岂不以为良友，公曰：有奇祸，何也？盖日与正人处，其药石苦口一时，或不如意尚可悔悟，事事有益。若任用小人我亦昏愚矣。加之百般逢迎引诱无所不为，执迷不悟，败尽家财栖身无所，老幼啼饥号寒，与抄戳我全家者无异。至其为匪连累犹后焉者也。夫至亲莫如父子兄弟，然只云和气不云谄媚。谄媚我者乃笑里之刀，非父子兄弟之相待明矣。且父子兄弟患难亦相顾。而所滥交者，见我家破无利可图，遂弃我弗顾，噫！误矣，悔不及矣。唐纪有宦官仇士良，愚弄昏主，语及家人曰：天子不可使之间，忌以奢侈误之，使无及他事，勿令读书，见前代废兴心有忧惧，则我辈疏斥矣。即其言而思其心，肆害亡国祸岂浅鲜哉！公曰：滥交有其祸，洵不诬矣。又曰：懒惰有奇祸何也？以读书论，父祖富贵子孙在庇荫之下固当发愤，於三更五更承继盛世，勿令诟忌者笑一代官人，而寒士读书尤当猛勇，若因循怠惰年复一年不明不暗直求作村夫子，不求诣极成名，年久渐至墨炭村中，知此人不可以训，子弟绝意辞去，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将置父母妻子於何地，求为农夫而不可得，其未读书者亦虽各勤职业，不可浪游。试以古人作字论，同田二字共成富字，分贝二字合作贫字，虽以盛大家贲当不得屡分，加以人口日增，即不赌博亦不能为经久之计。立志者奋发有为，由生财正道守旧增新，於祖人遗业极力培植，复生财有余方可以承先启后，无貽诮於老成。倘悠忽度日，祖人遗业竟不知界限何处，与不以读书

为事者等目。今承祖宗之余惠坐鼓不知利害，一旦众弩齐发，困苦有不堪言。况家赀绝无者乎。昔陶侃由太守为都督，朝运百甓於斋外，暮运百甓於斋内，劳苦於斯，岂无深意。公曰懒惰有奇祸洵不诬矣。又曰：奢侈有奇祸，何也？君子素位而行，即如以万金之家而旷用，比之二三万，则二三万者非侈，而万金者为侈，以五七千之家而旷用，比之万金则万金者非侈，而五七千者为侈，况本非万金，与数千金而强为效尤，其不至穷且困者，断断乎无有或以为习惯收煞不住，假使室如悬声也，自然收煞与其收煞於家赀绝无之日，何若收煞於将亡未亡之顷，夫人以品重岂以侈靡重，力本不及而强与争雄，旁观者口不言而心窃笑之。以祖宗之遗业不传之子孙，徒逞一己之英雄，而使子孙寒苦，我之英雄何在？与赌博者仅有床上下之别耳。昔大禹尊为天子而衣食居室尚从其俭，况士民乎？公曰奢侈有奇祸良有以也。昧心又何以有奇祸？士君子见利思义，本分之财吝惜亦不为过，若昧心而强之久已，则暗来暗去历历不爽，几见有为盗贼而昌炽者乎，有为衙蠹而发祥者乎！阴谋暗算而不消亡者乎。即不於其身亦必於其子孙，念及此令人魄失胆寒。刁健又何以有奇祸？士君子理直气壮，甚至杀人安人不为败德，及以非理之事而恣欲横行，或恃其无状，又值明者惧怯奸者容忍，俟其自毙，遂得意猖狂，不知人品既劣，声名复坏，公门乡里一一抱恨。几见有家破产尽刑戮频加，后悔可追者乎？骄矜又何以有奇祸，易曰：谦匕君子有终吉，骄则满，满则盈，盈则必覆，常为识者鄙。常遭村夫辱，常起莫测祸，试问君子居上且不骄，况有天渊之隔想亦汗流浹背。凡此皆识见未到之故，此公所为连类而及之曰：昧心有奇祸，刁健有奇祸，骄矜有奇祸也。要非公之直不能有是言非，公之大公无私亦不肯出此言，世世子孙诚敬而信之。士农工商各勤其业，尊卑长幼各尽其道，我胡氏世族可以历千百年而永垂不朽矣。

时

乾隆十九年岁官甲戌仲夏月
曾孙心仪述

世遯公大人传

岁在甲戌暮春之初，公拟续修家乘，族而谋诸诱曰：曷不牖先君子志行，请序於郡邑，缙绅先生荣光谱牒於时，诱回忆先君子赴玉楼时，行年四十九，诱甫六岁茕茕孤立，越今五十一年矣，音容尚莫能忆，遑问其他因归而请命仲兄崇诵。诵曰：唯唯复蹠而请，仲兄垂涕泣而道之曰：先君子之亡也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年差长犹能仿佛其梗概。先君子之色养王父母也，问寝视膳不少违，犹忆其孝於亲也，雁序六人吹埙篪於无间，犹忆其友於兄弟也，居恒账恤困穷，鞭扑不恣於仆婢，犹忆其仁厚於臧获乡邻也。临财思义制行廉洁，杜公庭烟霞笑傲，犹忆其端方於持躬涉世也。虽然窃有憾，先君子矢志远大，早岁补博士弟，子员，日孳匕不自满，假历春花秋月雨夕风晨，闭户梅轩手不释卷，上浸淫乎经史，下及诸子百家，每摊遗编喟然三叹，曰万事皆可尽，斯理不能穷，诵儿时聆之不解其言之所以然，及其援笔成章也，根底朱程临摹颜柳，计藏诸笥者赋赞诗歌，文不一律真草隶篆，书不一体，傥天假之年手辑成帙，寿诸梨枣以视世之，当时则荣没则已焉者，相去奚翅径庭，夫何有志未就，甲申春二月溘然长逝乎，越明年姊丈张时斋三复遗稿携之以归，意欲梓之以公诸同人诂回禄为灾惧，诸列焰先君手泽悉付祖龙，嗟乎，坐榻穷年残书几卷，冀存什一於煨烬之余，何异先君子之提命，也今安在哉，天既夺其算於身前，又不寿其作於身后，叹不敏之未能记忆而抱憾终天耳，言未既涕泣如雨，诱亦为呜咽已而愀然正襟，曰先君子承王父庇荫，复有诸父辈肩随后，先用得扫麈键户，肆力於蠹简，即仲兄所追忆者亦足流传，先君子於来兹又何俟郡邑，缙绅先生之赞扬而夸耀也哉，爰备录之以列谱端。

乾隆十九年甲戌
不孝男崇诱谨述

世祿公碑志銘

嗚呼，先君弃不孝年倏忽間十有余稔，音容馨亥耿耿不忘，固誼切蓼莪恩鴻罔極也，即亲如期功不具論，西之自袒免而降亲，尽推而宗族更远矣。至於乡党州閭抑又疏矣，而群焉追忆先君宛然如昨者，无非先君立心制行之善，有以固结於性，天而不可解与，先君为王父母幼子少多疾病，又诸父辈相继见背，家政纷纭，因未攻习举业克遂壮志，有劝人成均者，先君谢曰：无罪可当贵也，乏实而博名吾耻之於焉，归真返朴嘯傲烟霞，一衿之荣不欲幸猎，其为善而崇实，黜华有如此者，居恒恬退义不苟合，自纳赋而外杜亦，公庭即晚来礼聘乡饮耆宾，坚辞不赴，其为善而洁清自守，有如此者至待人接物敦意气重，然诺披肝胆规得失，不以酒食游戏相征逐且性情真毅，乡邻有争讼极力排解，是非曲直罔有偏徇，其为善而正直不阿，有如此者若夫轻财重义，尝见有贫佃无耦，先君抚而怜之，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解囊贷娶无德色而账恤穷乏，又未易更仆数，其为善而阴行惠，愧有如此者，癸丑岁奉旨采访山林隐逸有善行者，里党呈报旌奖有加，吾乡公举先君大人，蒋申宪通飭叠蒙褒扬，是由闾门以达於乡国，内外一致尊卑僉同，何莫非先君之善，发其秉彝性天而孚合於无间也，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以不孝椎鲁叨列贤书，而仲季庠游观光乡国，再传孙辈，亦荐乡而采芹者，后先辉映孰非先君之余庆，而我后人敢忘佑启之自也。

乾隆十九年甲戌
不孝男万年百拜谨述

明公行述

父母之恩昊天罔极身亲而记忆之，其传述之情不容已至身亲而不复记忆，必请命於人而后传述，不过仿佛似之未能实有见地，噫，情之悲矣。试先君字明哲讳世杰，不幸早逝，试年甫四龄，由今追忆昧昧童稚不识尔时有忧色否，知涕泣否，敛凭其棺否，窆临其穴否，噫！为人子而至於斯真有不堪言者矣，间尝向诸父而请命曰：先君之音容若何？音容只在诸父心目间，即备叙焉。究不能以言描写，使孤儿实有所见也，复请命曰：先君之言行若何？言行只在诸父意言中，即历数焉。究不能起死回生，俾孤儿实有所见也，所可得见者先君之文字，其聪明颖异每动人以流连感慨，见手泽如见我，先君矣，卒之得意疾书，手舞足蹈之情形未能目击抱恨终天，曷其有极耶，人子至此真不堪言矣。今值家乘重修仿佛大略，盖述而未尽述云。

乾隆十九年岁次甲戌
不肖男崇试含泪谨述

元思公傳

傳之為言傳也，傳之弗真何如弗傳。儀嘗中抵嵩高，西至華岳，東至泰岱，南北適兩京游歷，古圣贤遺績閱人多矣，而人之丰姿俊逸罕有如我堂伯祖元思公其人者。公益殷實家才智士也，恣所欲為無乎不可，乃深藏若虛，大智若愚，自孝友姻睦而外衣服不事麗都，車馬不事夸耀，食不求美，居不求華，樵漁可為友，兒童可共戲，興至則詩酒為樂，安居則經史博，通蓋識浮生之若夢，而為歡之無几也，偶有寫懷淡語，一身隨我懶兩眼看人凶粗率者，解不謂褻越實甚，乃即所言以考所行，殆懶其所懶，而非人之所謂懶忙。所獨忙不與世情同其忙我從堂伯叔父諱譽門言 幼有大志。公循循善誘怒色未加，父子終歲論文，昆季永日砥礪，每除夕限背學庸全注，每同榻熟談朱子綱目，日昃不遑寢未安席，即庭帟之授受，識家學之淵源，懶在彼而忙在此，有如斯哉，公嘗戲言曰：以吾之教子而不獲收厥成功，吾將勒碑記於通衢之地，傳諭舉世，無庸立教自期必有成也。未几果遂所愿。儒林異之，益以人品之俊逸，儒林更從而異之，詩曰：誠不以富亦只以異。公之異公之真也公之真始見公之異也。儀欲傳異必欲傳真於是乎傳。

乾隆十九年歲次甲戌首夏

從堂侄孫心仪謹撰

伯翁先生傳

千古生為名臣，沒為名神存沒，雖殊而芳名之不朽者，皆以立心制行之獨異也，第先君曾設帳於大同鄉龍目山，胡氏十有餘載，第隨肄業與伯翁胡先生幼君諱心員字學制者切磋有年，凡翁之立心制行一一稔知，翁髫年失怙，舅奪母志，王母之孀居可憫，同胞之乳臭堪憐遭家不造，翁乃以孫道而盡子道，以兄道而代父道，祖孫更相為命，克紹箕裘，無墜遺業，是翁之異於其始也，及成立遍友鄉邦，輕財樂施，仗義執言，富貴不親，貧賤不遠，居家則克勤克儉，訓子則重道隆師，冢君雖赴玉樓而五令嗣猶然克恢先緒，固翁盛德之報亦由義方之訓，維殷他如割愛嗣承，繼令弟魯翁先生使無墜，血食惟孝，因友而孝益大焉，是翁之異於其中也，所尤難者年至垂暮，以禮息爭，以德釋怨，度彷彿下，望若彥方，高談則河懸浪涌，性情則問柳尋梅，容貌則鶴發童顏，飲食則健飯几齒，步履則杖藜不掇，伉儷則琴瑟雍和，戲弄則問安點頷，升降則矩步規行，是翁之異於其終也，今翁逝矣而芳名不朽者，皆以仁厚居心，以禮義制行，所以獨同千古之名臣也，第與學翁同堂契誼，值貴族譜牒彙叙，既承弁言之命焉，敢不傳云。

乾隆十九年歲次甲戌季春月 谷旦

眷晚生熊興第謹撰

猷庵先生六十寿序

享寿星於南极，人间正值黄花，录仙藉於东王，天上遥传青简，把茱萸而既健，饵松桂以余馨，海际三山书多附鹤，尊前九日树欲栖鸾。盖己卯重阳之一日前适猷庵先生之六十初度也，先生三江贵胄，四姓良家，生由慧业，早擅文名，安定之辨元音，周父之明正雅，克承家学不愧宗风，而先生洒洒洋洋，侃侃落落毫无滞相，别有旷怀尔雅之注，虫鱼非其屑意，离骚之拾香草，未肯降心壮情，偶寄於悬弧高第，遂由於射策，祖士雅闻难之日，陈同甫骑马之年，意气豁如声，名藉甚兼复，麟经魁楚呼。先辈於元昆虎帐夺标，齿同年於小阮，一门鸣雁羽，既满而能飞，再世神驹足，咸齐而可跃，向使联翩而去，按级以登蹊景，追风攀鳞附翼，拥绛驄於珂里，奉白简於金门，斯固照耀人区，张皇物望者矣。然而累綦非险，高者易危，择木多阴，劳人奚息，朱门晒药何如丹井之砂，紫陌驱车讵比青城之客，先生则挑灯丙夜，还照丹书试剑，丁年早尝碧，奈乘少游之，款段宛尔乡愚，戴诸葛之纶巾，居然名士当夫恤灾分患，纾难解纷，慨当以慷，赙而实急，赴义则季生，一诺重比移金，推恩则楚国，千人温如挟纊，其刚以服物也。闻姓名於王烈群畏，其知其直以居躬也，倾府奥於中军，共澄於量若夫，蕲之为地也。四境交通以故人之籍蕲也，五方杂处互为主客，莫辨淄澠，或代马而吴袁马，遂楚材而晋用，先生则分疆画界，仗义执言，罢吹门下之竿，尽灭怀中之刺，佣身之高固敢冒黄岑出境之，仲淹难称朱悦，此尤推为盛事，罔不纪为美谈，山中高宰相之名，江表负人伦之望，阶前玉树开放，三株堂上莱衣，逍遥几度，况夫孟光之司，中馈兼之文，若之侍郎陵，箸膝留宾，齐眉举案，花名称意，酒号延龄，即今周甲之年，刚到守庚之会，固宜筹添紫馆，算溢金台者也，仆夙耳鸿名，得亲螭署，一从识面，频与倾心，凡众口所交推固历年所亲见。聊疏绮语，用佐琼筵，祝罔陵而会见南山，景丰裁而咸瞻北斗。愿寻谷口酌当年种寿之泉，好向篱头吟诒日，登高之赋。

乾隆十九年岁次甲戌仲夏月

蕲州正堂程大中拜撰

曰 有 公 傳

字内茫茫，无论贤愚皆托足规模烈烈，惟兹杰士有芳声，余从堂叔讳宗谚大人字曰有，开文公之长子也，虽未名垂，竹帛显扬，当时余低徊留之而想见其为人质，性则卓犖不群，行谊则端方正直，勤俭督率子侄，不令奢华脱离世故，居然太古之遗风焉，尝自谓曰：生平所为皆可对人言，寄情山水与世无忤，避迹公庭与人无争，恒乐集故旧追述先言靡宵靡日，谈论往事忘寝忘餐，公岂不谓野人中之君子哉，且见其菽水承欢仰事无愧也，熏熏簏迭奏式好无尤也，伉俪齐眉相敬如宾也，兰芽菊秀后嗣瓜瓞也，年越古稀步履矍铄也，公之素行彰彰，於是今闾族重修谱牒谨传不朽云。

从堂侄心员沐手谨撰

乾隆十九年岁次甲戌仲秋月 谷旦

义 公 行 述

大凡人之表扬善行者，岂徒以言哉，盖前人之行固藉后人之述，以传后人之述，必体前人之行而实也，不然以言述之而未能以身述之，述之道未全即子之道亏愧，将何既乎，德不幸年甫八龄我先君即辞尘世，生平懿范孺子安能志之，亦越今兹家乘续辑，不禁潸然追想其为人，嗜学之大概焉，先君系王父少子，王父仙游王母爱之笃，每挑灯夜读漏尽更阑，王母辄止之曰：精神有限切毋求速，先君即承命不欲惊闻而默会之，则即孝以精其学，一本乎学，以行其孝也，且体弱抱恙，伯考怜之，常令废学而厥志，不隳非违命也，正以伯考素望其学即坚，其学以尽弟道，弟道行而学乃不虚也，噫！终於学仅以学，终而未尝获学优之报，九泉之下能瞑目乎，然纯於学必忘乎名，先君其安之矣，特不肖无以丕承耳，呜呼痛哉，忆将卒时，德无知任意嬉弄，先君指吾谓母而言曰：不令读书而任其嬉游非所以为慈也，呼来前而训戒焉，岁聿云迈先君在天之灵毋亦鉴，德之庸材，樗栎转有歉然，其不安者是德既未能绍前人之行，何敢当后人之述然，以先君学之纯徵为行之笃，而行之实，益表其学之全真，有令德以不能不述者，则虽未能以身述也，而安得不以言述之。

乾隆十九年岁次甲戌桂月逆日

不肖男心德百拜敬述

斌秀公傳

達孝之道在善繼述，家國之勢雖異而父子之情則同，才岳翁胡公斌秀乃尊曾翁懷德公之二子也，父子各盡其道，家雖貧以正自守，父承祖業而全始全終，子承父業而戰兢自持，公忽變計曰：守株待兔不足與有為也，古所稱善繼善述者，乃因時制宜，雖經改易亦未嘗不言繼述，吾守先業而能以近易遠，以少易多，即起先君子而問之，當亦曰：何不可為者，男兒四海為家，況在咫尺間乎，乃別開基業，辟土地安居，粒食貽謀燕翼以妥先靈焉，無何遭家不造災害頻臨，幾於產業莫保有墜，先緒公曰：貧賤憂戚乃玉汝於成也，乃同岳母張老孺人平分甘苦，益加勤儉，不以困厄改行易轍，未數年而家道興隆，恢復有餘，惟天眷德欽，人力回天欽，有定理焉，恒見其門庭雍睦也，尊卑嚴肅也，長幼有序也，內外有別也，耕者耕讀者讀無失先人遺風，視古之善繼善述者可以質之而無慚焉，才夙膺厚愛，雖德薄無以圖報，猶有半子之情，值貴族家乘告成，聊表事實以志不忘，倘以富麗為工將無作有是，猶以子而誑其父，豈所語於直道者哉

乾隆十九年歲次甲戌蒲月

谷旦

門下婿張盛才百拜謹撰

公祥先生傳

胡公祥先生諱世蒿年高德召者也，潔清自好不嗜利不沽名，樂守田園雞犬桑麻皆可適意，以為委靡而未嘗同流合污，以為矯情而未嘗詭世戾俗，忠信本於性成仁厚得之天分，雖讀書窮理未及壺奧，行止多與道合，孝於親而親心底豫，友於兄弟而兄弟式好，懿行無能枚舉，以故宗族頌之鄉黨傳之，非有所要譽而結好者也，舉丈夫子六皆讀書明理，各勤其業，各立其品，各盡其道，天之報施善人豈偶然哉，或謂榮光譜牒者，厚實與名高，乃曲為鋪張揚厲而於任天真者，反覲面失之，是重其所輕，輕其所重，殊非士君子取人於流俗之外也，況人無稊行天必佑之，則傳之後世，又何嘗不有得夫厚實名高者哉，以德獲福從古如斯矣，是為傳。

乾隆十九年歲次甲戌立秋前三日

臨皋弟宋廷彩謹撰

圣翁先生传

盖富贵而名显当时，贫贱而德积，厥躬二者原有定论，第人情所震慑者，势焰之赫濯而清洁励行之士，不足以压服乎，斯人孰知，显荣之遇逾时而辄湮而彝美之修，历久而益光也，胡公圣祥先生讳世蓬，质性空灵，识见超洒，行己则正大光明，涉世则公平长厚，吾乡悉深慕之，迄阅人世沧桑，陵谷升沉，平险慨然，谓梁熟梦回依然故我，何必复为邯郸道人故事哉，遂日与家人父子敦天伦之乐，有古隐君子遗风，彝行大节更津津脍炙人口，先生居次子，事奉高堂明发不寐旦夕，求甘脆以供养，靡有缺礼，先生之事亲於逮存也，有如此者，及椿萱摧折，抢地叩天，窀穸卒获吉壤，春秋隆举祀事之仪，竭诚尽敬，先生能慎终而追远也，有如此者，先生雁行凡二，徐行后长不忍异地而处，先生之式好无尤也，有如此者，至於治家型后性清淡雅，素不好文饰，且愿谨与物无忤，即里党童稚罔有获罪，尝训子弟曰：吾家世忠厚，树德务，滋倘与外人事，自荒职业，不愿尔等有此行也，先生为人其浑朴敦庞，古道是遵，又有如此者，先生之素行彰彰，如是则孝弟，可以维颓风，谨愆可以程后进，视彼身居贵显，碌碌无所表见者，其为人贤不肖相去何如耶，虽曰势位富厚夸耀一时，要不足为先生病也，有丈夫子六，克家绳武无坠，先绪诸孙济济，特出头角崭然，先生之盛德久而益光诚不诬矣，余生也晚，虽未睹其仪容，稔闻父老道先生德行厚重，今因贵族家乘告成特纪梗概，如此。

乾隆十九年甲戌梅月 谷旦
眷晚生田宏猷顿首拜撰

士鳌公传

公士鳌字尔宣别号魁元，良信公之孙，子乐公之子，时际明末流离播迁，艰苦备尝，固有困厄之境焉。

国朝大定，髫年归里，兴创建造卢墓相依，居然有恢宏之志，祖妣周，贞静成性幽闲著美，生子三：长世召，次世顺，三世诚。维时公命召公曰：七峰山乃宗族通衢，尔迁於斯，庶几呼吸相应焉，复命诚公曰：大孚冲祖墓毕在保，固无人尔居於斯，令先祖有所凭依也，既而命顺公曰：先人之敝庐其在斯乎，尔其相守勿替，毋违予命，由是三公兢兢业业克遵庭训，奈顺公卒，悲伯道尚留赵士堰田课八担三斛，后虽叠经换变仍归崇注公，克绳祖武非惟捐席充囊顶名，为德祖置买大孚冲竹林湾祭田一所，而且保护祖莹赖有指划凭吊之功，虽曰克承有志亦由崇注公心选公之共劝赞成也，故召、诚二公子孙蕃庶瓜瓞绵绵，耕读传家，后先辉映，何莫非祖德宗功之护荫无穷哉，谨述附刊以垂不朽云。

道光三年岁在癸未仲春月 谷旦
裔孙贤经薰沐谨述

師公行述

盖闻士人立身行己固以谨慎为尚，尤以脱略为高，自古及今旷达不羈者之所为，非流俗拘谨过慎可比者也。翁之为人大约仿佛近是常处茅庐，每语人曰：世能何其炎凉，人情何其机险，我其静以待之，宽以俟之，是时虽愤愤不平而胸次仍自悠然，罗书籍於满架，聚字画於庭堂，玩花果於园圃，乐何如也，酬往来之诗句简练甚工，具亲朋之书柬雅致甚善，虽曰武学成名而文人每多让焉，且百家技熟罔不精通，即医学一条无不有得心应手之妙，特恨文试未酬其退武就文之志耳。公虽即世有年，以致茅庐屡更，为之后者未尝不流连感慨而叹惜之者也。今值家乘告竣，聊表公之行藏，附载卷首以志不忘。

时

道光三年岁在癸未仲春月 谷旦
堂侄启琮敬撰

愚庵先生序

古之称德者夥矣，然观其所纪载而核其实行往往不过有其一二，而近世习为谀诞只陈侈汰之词，於是微长夸为全美，虚声指为实行者所在多有则甚矣，备德之艰而备且确者尤未易数构也，乃今而得敦翁胡先生焉，余忝西席，设帐於翁之二公祠有年，翁之盛德盖饱闻之饫见之，抑有身佩之而心铭之者矣，见先生之敬祖也起敬起爱，虽雨夕风晨未尝少懈，其礼师也必诚必信，馈问殷勤久暂一致董户事而条条家政，慎幽独而了了清明，黄卷缣缃才堪倚马，赤心皎洁事可告人，对青天而惧闻雷电而不惊，履平地而慎涉风波而不恐，先生之学养可知矣，至於创祠宇置祭产尚馀事也，乃其德之盛足以光前绪而启后贤者，则非常情所可望，所叙先生之行事非仅得之习闻间也，今见翁族谱成，用是即昔饱闻饫见，身佩而心铭者，直缕述之以为序。

道光三年岁在癸未仲春月 谷旦
姻弟稟生陈瑗顿首拜撰

东里大人序

从来非常之人必能成非常之事，伯祖大人之为人于事其少二而寡双者也，聪明盖世一目数行，朝夕手不释卷，四子十三经暨古文大家一一淹通，子史诸书过目默识无用复眼，文章雄丽雅健，古作出经入史置欲驾名儒硕彦而上之，应童子试文场毕扳入武场，以论策制胜，即魁多士而首列焉，自念弱疾不能大伸其志，坚志呈退遂治五经入文庠而郡英焉，为人孝友乡里多钦爱之，咸称以文行兼优之士，噫！辞武就文原有大志，将谓祖鞭莫量岂天定胜人，三十有二竟以中道弃捐，其聪颖如颜夫子，而修短亦如颜夫子，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时维

皇上道光三年岁在癸未仲春月 谷旦
侄孙嘉谟薰沐百拜谨序

品高公传

公讳心选字轶群，品高其别号也，世召公之孙崇谏公之子，席丰履厚崇俭黜奢有隐君子风焉，此其得诸亲炙者也，至公之前事尝承庭训耳熟能详，虽勤心於诵读，不域志於虚名，口无择言时凛金人之戒，身无择行不忘欹器之箴，而且敬事椿萱，义训子孙，和睦宗族，情联戚友，即乡党横逆莫不纷争就质焉，迄今标序盛德悉见清风之，华历纪鸿猷胥覩手足之列，故年历古稀片言无悔於人，双字未入於公，宗族乡党颂声所由作也，公德配舒老儒人，女贞是守，阃德斯纯，拟陶母以何塹，较鍾郝而奚让，以故所生皆荣，其身二难花萼相辉，俱例授太学生也，赞曰：忆公体貌尔雅温温，敬奉三教恪守六行，累仁积德佑启后人，一本双干千枝万孙，树型里闲卓尔不群，貽谋燕翼不替典型。

公提墓下祭课十五石五斗永为祀产。

道光三年岁在癸未仲春月 谷旦
孙贤缙薰沐敬撰

瀚公行述

礼云父党无文述，父行者如以藻采为工，过於扬厉荣华为美，大其铺张名也。而无实虚焉，而鲜真述之不如不述之为得也，廷於先父大人不敢妄述，亦并不能悉述，惟述其在耳之训，暨座右之箴，曾忆独立趋庭之际，每耳提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有味丹书语，终身宜作则。更忆青灯授读之下，时面命曰：诗书该至道，须向悉心研，予年迈矣，干老花无艳，源深坎未穿，青春每易失，戒尔勿虚延。座箴曰人生也，直当与松芳赋。性非偶程材，有常霜侵柯绿，雨洗色苍，感时不古，恒守端方。噫！耳训与座箴若此，廷记而忆之。有以知先君之立心莫大於主敬传家，惟在於诗书处世，悉秉乎直道。若思其孝友，而孝友独见真诚，慕其言行，而言行克归谨慎，緬其接物待人，而人已两无所间何莫非主敬之心，秉直之性，与诗礼之深，所流露而出酝酿而成也哉，谨述。

道光三年岁在癸未仲春月 谷旦
不肖田启廷敬撰

懿庵大人行述

公外祖张公濂溪任湖北布政致仕养老，吾家仆婢数十衣食皆取给於公。张公卒葬於黄栗觚，有中宪大夫碑志，乡之人称公卒葬咸尽礼焉。愚谷先生馆於问梅轩，公每曰：先生必贵以黄公之女适其子，守仕后先生甲午魁湖北戊戌岁进士，官至工部虞衡司，果如公言准之，舅陈鉴阁作行述有云：悯穷宦之颠，连周以衣食，识大儒之贫苦，重以婚姻盖谓此也，公中年耳重听尝以医书自遣，录旧方以示人，亦犹范文正公必为良医之意也，而公生平概可知矣。

道光三年岁在癸未仲春月 谷旦
孙贤准敬述

长 治 先 生 传

胡公长治先生有才有德人也，文林郎文益公西之 其祖督守府心作公之次嗣。

恩诏武信郎世恪公之四世孙，迹其先保世滋大非，特称庶称富，其间登贤书入孝廉，庠序辟雍文韬武略，济美一堂，亦极盛难为继者也。公乃纘戎祖考克笃前烈，名登胶序后争自濯，磨棘围且至九试，虽未获饮膺扬，亦可谓立志坚卓，及诲长君贤相利器有成，黉宫名列次君贤玉积学芸窗，亦为士林冠冕，迨后督守府君。

奉诏天朝劳於王事，公督修家政其品卓行端，一惟谦卑逊顺，不以贤知，先人凡有阖族大事挺然独立，有劳不辞，有费不惜。至於门合州公务如辑修州志，建造文场，则挈领提纲，言人所不能言，行人所不及行，运筹无弗周至微，特闾里亲朋罔有遗议，即都会名流为人所未易拔者，亦时亲造其庐，交订莫逆，而皆为领袖焉。以是知公之足以承先，足以启后，足以睦族，足以治公，皆於才德裕之矣。古人所称三不朽公不诚有与乎。余敬述之以登诸谱云。

道光三年岁在癸未仲春月 谷旦
表弟廩生陈丰翥拜撰

五 敦 公 序

公自幼英敏，先生长者咸奇之，甫成童以亲老，家贫出学习商贾，然性不嗜利，旦夕必备脂甘以养亲，其自奉亦食必重味，衣必二采入成均后乐施，予好宾客，尤爱读书人。凡少时所治书文，越数十年犹能了其大义，不独记诵章句，一字无讹，而已而言论丰采，间亦时得古人微意。公不废学。公非人杰也哉，顾公不文学而其人则卓卓，有可称道排难解纷片言可折据长理，虽王公大人不能以威屈之，乡邻子弟之贤明者奖劝曲成不遗余力，人有过则面数，故女女女 回不轨之徒望之莫敢近。刚方正直古道至今犹照人。然则公亦吾族之伟人也，其媳陈氏青年守义抚嗣，孙成人行年五十余无瑕可摘，未必非公刚正之报，陈氏少侍舅姑，合卺后数年子夭夫亡，时家无寸土，仅存数十千钱，不及舅在时一月之费焉，所生只一女而嗣子复幼弱，不灵戚族之，成其义者又谓势难自守，或有二其心者，尝以死劫之，自是人不敢言。而陈氏卒能坚定其志，攻苦食淡抚子孤，以养以教俾至成人，迨今年近六十，几微无玷乡人。士君子皆怜而敬之，盖与曹令女卫共姜相颉颃焉，易曰：苦节不可贞，又曰妇人贞吉若陈氏，则可谓苦节而能贞者矣。

道光三年岁在癸未仲春月 谷旦
族弟翔鸾拜撰

純公行述

盖闻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功德之昭垂於古今也矣，公讳国勋由州庠而恩科世第及拣选卫守府候补固。

国朝盛典作人之雅化，亦祖德宗功积累而流遗者也。举凡慧心颖悟丰姿秀逸，洒洒洋洋磊磊落落当亦我族罕有之人。

孟公行述

盖闻人之立行耻名之浮於行者也，佐公岂其然哉，幼习诗书兼修武艺，后虽武艺成名，而志正体直进抑退扬不啻焕乎，其有文明者也，考之乡邦咸抑令仪令色念马之，宗族可以是训是型，经理五分而有举莫废，督率本户而式礼莫愆，葺似续之祠宇以妥先灵，建水口之亭阁以培后代。举凡立德、立言、立功、恤贫济急，排难解纷，难以悉数。兹特纪公生平大略，以志不忘云尔。

道光三年岁在癸未仲春月 谷旦
从堂侄启琮谨撰

俊翁先生传

吾家谱事自冬徂春几於告竣，族人等莫不欣欣然而有喜色焉。特遥忆俊翁未获亲阅而志愿少酬耳，遐想予入泮时在嘉庆乙丑，始来祀祖，主翁之家见翁之为人何其真切无华，倏忽几载，人之云忘虽音莫睹而芳徽岂可没耶。言务笃实行，已端庄，秉性骨鲠，立心忠良，居家质朴，教子义方，建立祠宇，先祖是皇，营置祀产，备享丞尝，谁无夫妇问谁举案齐康，谁无孙子问谁点颌满堂，祝三多而歌五福，孰有如其人乎，孰有如其人乎，今以予之鄙衷聊表公之行藏，附载谱首谨志勿忘。

道光三年岁在癸未仲春月 谷旦
族叔庠生心逸拜撰

慎斋大人序

昔孟子之论士曰：尚志曾祖大人之志岂小焉已哉？苏湖之道范家声祖思继美焉。束发授读，聪明绝类，志愿匪常，甫弱龄即以台阁，器自期习业处，自题曰：“志不虚生，学问悉探微奥”。笔力一准先民，彬彬乎有大家风味，是以英年采芹，旋即折桂，亦闾州之人杰也哉。未几身秉家政，应接之余手不释卷，绝迹公庭，尝著大小题文数百篇，名曰：《无可集》，著诗千余首，分列四稿，名曰：《北道惜阴集》、《寻乐斋偶语》、《并懒春集》、《半隐集》，四方之士学者宗之，从学者学舍不能容，犹然大成在念，困於公车七次，有江浙名士曹有夏於历科乡墨内采择名手，值会试之年，缮单招聚名士结会於都中，公首列焉，归语子侄曰：“观海难为水，天下无一可恃者”。雍正科分每於正榜，后数日发续榜进士十余人，丁未科房官崔荐公卷，候中续榜是科，迟半月始发，房官误以为无望，将原卷圈点批云：说理如划沙，印泥用笔如，翔鸾翥凤知其邃养有素矣，二三场亦复典雅名贵，非从事剽窃者可比，已经呈取半月苦为额数所限，不胜扼腕然。三年大比不遇转瞬间事耳，余为予拭目俟之，迨后取卷填榜，遂不敢呈，召公往见面语原委叹赏无暨，嘱遗卷发梓，文艺行世呜呼，心血半清磨於诵读之中，病恙即成於不遇之际，虽白玉阶前尊荷天颜之盼，而勋业未著於彤廷，只属三号卞璞，从春桃浪里尝蒙国士之知。而坎坷忽生於肘腋，终归一枕黄粱。不诚大有遗恨乎！深使后之学者感其文行而莫能忘，云是为序。

道光三年岁在癸未仲春月 谷旦
曾孙嘉谟薰沐谨撰

崇 詮 公 传

从来子孙不肖，侈谈祖宗，粉饰其词，诬枉先代世俗皆然，本实而道者盖寡矣，溯我曾祖讳崇詮字绍康，世召公之子也，士鳌之孙，立业君子也。勤俭持家不事纷华，家资於以席丰也。实行克敦不务虚浮先绪於以恢宏也，诗书教子训以义方，家声於以丕振也。观其和睦宗族邻里尊师友重交游，盖居然有处士风焉，公原妣周，继妣张俱有闾中范，先祖系周妣所出，虽曰终鲜兄弟，而蛰蛰绳绳克昌厥后谓非公德之盛乎，书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可为我曾祖颂之，谨述实行昭兹来许。

道光三年岁在癸未仲春月 谷旦
曾孙贤经谨识

理元妣田孺人傳

聞之一言可嘉則嘉之，一行可錄則錄之，維我祖諱諭廷公祖母氏畢言無口過行無怨惡，雖唾面自乾厚有余也，我先考居幼，妣田氏，生子四，緬諭公之忠良，沐先考之教訓，柏則猶事詩書，梅則竭立耕田，稍知相術，嫠亦能治家務，森雖幼沉潛蓋有由也，迄今考往而妣逝矣，其生平正直慷慨，為人亦難枚述，即於諸父分爨時，柏就傳諸弟，幼姐將適兼負債，斯時家實難為，考則施於有政，是教耕課讀行可模也，即柏应试二十年零，考常不惜費資，而且殷勤倍切，及寢疾時不惟田宅創建而一家有余資，非公之节俭暨妣之內助乎，然母之劬勞又有父所不及者，治中饋事公姑，尊伯叔敬師賓，給工匠理家務，手足胼裂不憚勤勞，其艰苦如此，固非徒推乾就濕補綴針紉已也。

道光三年歲在癸未仲春月 谷旦
男启柏謹述

启忠自志

是歲壬午，闔族恭修家乘，中承族命，得步諸君子后贊瓢廐事。越明年癸未譜事將竣，中子若孫請序於中，欲將中平生行誼，倩諸縉紳翰藻以生色焉，中思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譜史類也。史以紀興衰定褒貶示懲勸；譜亦所以序昭穆明人倫分支派，二者同而异，异而同，然要皆昭信紀實之書，非徒以高文典冊傾壓後人已也。中不敏樗栎庸材，既無嘉謨嘉猷，又無令聞令望，多斂心養序，曷敢稍涉揚厲張大其詞以欺世而盜名乎。誠以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其立心制行，持身處世，內而庭帟骨月，外而親戚交游，言焉而貴以忠，行焉而貴以慎，引分自守愚懦自安俾人，無所怨我亦無所德，無毀無譽足矣，中亦嘗心竊慮之，未克臻此，今爾曹欲粉飾其說，浮譽其詞，以付諸黎粵，中但欲美其名，適形其陋，有多致誚於鄉邦處，惟冀爾曹幸獲堯天舜日，叨庇祖德宗功，用是恢宏，先緒丕振宗聲是余之厚望也夫。

道光三年歲在癸未仲春月 谷旦
启中九疇氏自識

启星先生行述

昔品正献公自少讲学，节嗜欲、薄滋味、戒纷华、饬靡丽、嬉戏不形於口，动作不苟於身，终日端坐常以治心养性为本，公生平为人大约彷彿近是，阴谋不敢用，独守其经，奇功不敢居，独出於正其行已也。足不履扰攘之地，其立言也口不道讥讽之谈，举凡交接往来，或酬以情，或应以礼，不但识之於心，而且书之於笔，一切炎凉世能心奸险人情，静以待之。宽以俟之诗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公之谓也。余忝属戚末，久仰其懿范，恨未亲造其庐耳。适辛巳岁有令嗣君文盛先生设帐於余家芝兰书屋，得挹公之芝眉，亲炙其道范见之真而知之。稳公已往矣，而芳规懿行岂可没乎，今闻闾府重镌家乘，予不揣鄙陋谨修数言，附载牒末，庶可表公之芳徽留传简策间矣。

道光三年岁在癸未仲春月 谷旦
眷姻弟庠生张如照顿首拜撰

怀翁行述

翁讳瑜，字怀瑾，崇礼公之孙，心征公之三嗣也，翁为人和蔼赋性温良，遵节俭尚素朴，其立心也。谨遵先人遗训其行已也，恪守祖父芳规，言不虚谈行不妄动，至若睦宗族和乡邻是皆率其本真诚，有古训是式之遗风焉，翁攻读诗书屡试前列，但恨其未售耳，奋志桑麻率其子弟乐於农圃，尝曰：但愿耕凿安时命，不必衣冠与俗同，种竹栽桑皆务急，寻文论字待闲工，里党咸以为隐逸之士也。叔岳母陈孺人，不第有中馈之贤，而四德皆备，堪为巾幗之丈夫也。嗣君有四，咸有父风，绕膝孙现五人，虽非英物称奇，然而显名裕后其可量乎。才忝在戚谊往来稠密，翁之行止无不在心目间矣，岁壬午贵族三修谱牒，翁为贵族之编修，可谓敦本睦族欣然有庆矣。晚不揣鄙陋，不敢虚妄其说，铺张其词，但言其生平之实行梗概，录诸谱牒以志不朽云。

道光三年岁在癸未仲春月 谷旦
侄婿孙广才顿首敬述

紹基先生傳

先生諱賢緒字紹基號德齋姓胡氏，予弱冠時接其音容知為古君子，而實迹猶未盡悉也。今歲胡氏譜牒三修，令嗣用周等述先生之行狀，囑予為傳以永之。謹按先生之生父已捐館四月稍長即從名師游，無几家政猶集不得已捐入成均，故其事母也，雖一線幸延不恃厥愛，而一舉動必稟命，為人和介純朴，不作妄語，不以机巧待人，有以虛誕告者以誠實應之。遇三尺童子必加禮焉，故交雖歷數十年相見如初，堂弟一人待之，無爾我之分，家本素封默思祖意，於佃者無毫發需索，以故厭世日，遠近聞之咸哭失聲，令嗣有四，悉課讀成人，予族與先生家世為戚好，得悉先生之遺行，敢不敬承作傳，至若生卒俱悉家譜中，茲不復贅。

時維

道光三年歲在癸未仲春月 谷旦
姻孫瑩竹味香氏拜撰

玉田公遷居黃梅序

群山萬壑其派繁矣，而必本於山。山，昆、積石、龍門其流大矣，而必肇於星宿，蓋造化之理。根本盛而枝葉茂。未有枝葉不原於根本者也。所以余族自俊齋祖始居龍目沖，而調公修一分之譜必由俊齋祖為始，亦水源木本之義也。而余黃梅一分雖分疆異域，別隸版圖可忘其所由始乎。自前明萬曆初，十世祖玉田公留情山水遍游名山，見黃梅大洋廟之西山環水繞，遂買田下戶而卜居焉，即老譜所載江家沖是也，今名胡云登地以人名耳，而江家沖之名仍從其舊。嘉慶乙丑心逸入庠，予携以恭謁祖塋，見合族人士幼壯孝弟，耆耄好禮，罔不恪守前人遺規。且言及譜事自調公創始於前，既已收拾遺忘無分遐邇，仁安公重修於后，莫不敬愛流貫一派融通，迄今又七十年矣。譜之修也我諸人有責焉，余應曰唯唯。今歲重修譜系余年老不能共瓢厥事，而合族以年分居長問序於余余自揣耄荒，堅辭至再，且首事諸君錦心綉口更無庸余之代庖，予第叙我分遷梅之始末而已，因弁數語於傳首，一以慶諸公敬宗收族之美，一以志我祖析居隸籍之由，是為序。

道光三年歲次癸未仲春月 谷旦
十五世裔孫崇詔謹撰
時年八十有五

章轩公松若公志

谱者非徒编年纪月之谓，兼以扬先人令德法式将来者也，江家冲胡氏一族系蕲阳世胄，而析居黄梅其世居蕲阳者科甲联辉。

龙章宠锡悉数难终，第就黄梅章轩公松若公而论其二，难竟爽有可得而言者矣。自仲公忠厚贻谋，永公光前烈而大之，教诲二子皆身列黉宫名传学校，以故予伯岳章轩大人，生有俊才，雅好诗礼文章，经济夙冠儒林。岳翁松若大人忠信为主，明哲保身，乡国英耆，文坛老宿，犹不庭训自专，兼访名师以植书香根柢，所以余内兄亭谷先生继之，幼姻家学，壮拾芹香，恪守

卧碑不伍流俗，读书立品文行兼优，虽屡入棘闱久而不第，而其不出户庭壮心未已，龙头有属未可知也。何莫非松若公尊师重道之报哉。美矣乎，家乘光昌更数传而弥显人文蔚起，历百世而常新。余以为积善之家庆矣。因尊府谱事告成，爰书以志之。

道光三年岁次癸未仲春月 谷旦

婿学膳生余德兹拜撰

翼翁大人行述

人之有家莫善於承先启后，非有能有为者不足与於斯也，余舅氏胡老翼翁先生，余外祖讳谕廷之次嗣也，伯仲有五，长讳克豪出嗣五叔，虽视兄居次，而视弟则居首，年方十岁时即以家政自任，外祖亦以家政传之，於是次第施行，嘱弟赴塾读书，迨年稍长凡稼穡贸易皆先自竭其力督率以从事，於是家中产业亦较前日式廓，而家道遂臻乎大成。有子五，一入成均，孙亦林立，洵哉矍铄哉，是翁至其为人性情公直，户有公干少长辈无不以克裁克决相推，又无待论也。由此观之，若斯翁者可谓能承先可谓能启后矣。

道光三年岁次癸未孟夏月

外甥陈丰翥拜撰

小 萊 自 志

岁壬午闔族续輯譜志，余承族命贊瓢厥典，閱諸先達父兄傳文行略，不觉有耿耿於懷而不能已焉者，溯余幼也，余生六月慈母見背，蒙外祖考陳公諱雍泰，外祖母程太君，命伯舅母何孺人乳哺周以飲食，教以詩書至於成立，皆外祖考諸舅父之力也。繼母氏宋生弟五人，年十二岁失恃焉，少弟甫周岁，可怜先父兼母矣，年十四弃書就農，十九就傳游藝，然自知非所自立者。癸丑冬伯舅遷房邑，余為之輔，遂居房之上龕焉，甲寅暮冬伯舅辭世，舅母表弟相倚度日，其中艱苦倍嘗。丙辰春邪教陡起，剽掠其村落各邑，里督鄉勇為之防，予先一年冬游秦之白河，回上龕四百余里，路過鄉勇之卡房三十余處，无不狼剥其衣服，繩縛其手足，持白刃而加其項，執烏槍而指其腹，詢其根源訊其鄉貫然後放行。斯時也口欲忿激而噉嚙，足欲奔馳而趲趲，遭大難幸未隕耳。丁巳秋歸故里先考尚康泰，而諸弟莫知我贊余於順親友弟之道，亦皆莫能盡焉。惟外祖憫予多難，舅氏嘆予多勞，澤予之情若岳也。愧我未獲一報耳。己未糊口於宋氏諸大人，虽少寬慰，而其中犹有戚戚者。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辛酉娶朱氏舉二子一女俱殤，嗟乎！几喪西河之目，深懷伯道之忱，幸而堂弟有子氣聯卢迈，誼切同根誠不幸中之一幸耳。壬戌館於龍山祠，諸弟欲分羹，伯叔以理抑之，癸亥冬竟析箸焉。丙寅春父染疾，孟冬疾痊，丁卯春原疾復作，予於龍山祠就養焉，十月七日先父辭世，泣思昔之，不肯散箸者為父在也，今之自春及冬就養无方者，冀父之生也而今已矣，子道安在哉？戊辰季夏次弟斃已矣，悉遷於秦，嗚乎！父兮母兮不聞不見，兄也弟也一楚一秦，予之不幸也，何至此哉，已焉哉，天實为之，謂之何哉，戊寅仍舌耕於母族之南姜氏之書屋焉，夫何日諸月諸瞬息間年越五十矣，而視茫茫，而發蒼蒼，而齒牙動搖而脫落矣，吁！莫非老之將至也耶，后此之歲月不可前知，此际之窮通險易又何須較論哉。吾嘗聞先大夫蘧伯玉者，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非余敢云，反躬自責而自知非者也，凡理不順人情者，生平实未有也，盖恪守先人之旧法，遵外祖之遺訓，安分以俟命而已，今承族命，倡輯家乘時將告竣，聊叙微衷，族叔敬之，見而怜以付梨棗載諸譜末，俾后之觀之者知余遇之况，瘁閱歷之艱辛云。

道光三年岁次癸未孟夏月 谷旦

小萊自志

襄烈大人序

舅氏胡公讳襄烈，外祖讳谕廷之第三嗣也，其生平余见之，甚悉数之，正复难终迹，其居家上领父命，复随兄督，毫不敢自暇，自逸，因心则友以成家道，古之人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亦所谓君子能劳，劳则有继者庶克当之矣，生子一字若兰，甚聪慧，曾从余学数年，迄今年近三十能继父志料理生产，亦善随诸父意，能友从兄弟至族人，公务尝克与之。因积学未售，选人成均，则为后嗣者之有猷有为要皆，乃翁之贻谋远也，是为序。

道光三年岁次癸未孟夏月
外甥陈丰翥拜撰

式金先生行述

有谷可以贻孙，资富庶几能训，於胡族式金先生得之矣。先生为谕廷太翁之哲嗣，行属以四，笃因心之爱成继志之光，洵可谓敦孝友而无忝矣，而复能燕翼多，谋鸿图独展。生丈夫子二，长列成均，次称殷实，一则横经而有耀，一则秉耒以无忧。而先生方将入抚琴，出垂钓，啸泉石，醉桑麻，磊磊明明，融融曳曳，驯致乎年高德邵之域，自臻夫光前裕后之休，其克见美於乡邦，而增辉於家乘也。已爰雀跃而为之序。

道光三年岁次癸未孟夏月
丙子科举人年家眷姻晚陈晓陵少卿氏顿首拜

象翁先生序

盖闻家之有谱国之有史，国史纪德纪功，家谱亦然，上昭祖功宗德，下表子孝孙贤。古人云占小善者卒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又云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夫翁之为人智慧虽未出於其类，而行谊无不可对人言。居家以力田为本，处世以方便为门，全兄弟之孝友，劝子侄以耕读，其行已也无谁无虞其立言也，勿二勿三时嬉游於壑上，策扶老以自适，常守望於畝亩，警偷窃之匪类，诚所谓高人遗士，守分安命，顺时听天者也，何乐如之。且内助多贤，主中饋而丰，菲咸宜安，内闾而柔顺，为正其他夫唱妇随，夫顺妇从者盖亦多矣。论二老之齐眉，虽未享嗣子於万斯年，定拟嗣孙之克昌厥后，今值家乘告竣，敢竭鄙忱恭疏短引勿弃固陋，附刊梓行以俟后人之传云耳。

道光三年岁次癸未孟夏月 谷旦
妹丈庠生孙仲吕敬撰

崇 筹 公 序

先生讳崇筹字盈仓，士晟公之孙，世岳公之子也，少时励志寒窗，崭然见头角，及长屡试数奇，遂无心举子业，於是逍遥林壑，种竹植松，褐衣蔬食，以老恬如也。伯仲四，先生居次，笃於孝友，饮食居处必偕存心，以诚接人，以和取与，以义容貌，巖巖然无疾言遽色，至遇事则慷慨，直陈不避嫌怨，有必欲尽吐之而后快者。卒年八十有四，方先生矍铄时白发颓然，围炉歌咏，孙曾辈问安视善有点颌遗意，杜诗云：花朝月夕随时乐，雪鬓霜髯满座春。可以移赠先生之福泽，真所谓得天独厚者。与今胡氏三修宗谱，嗣君思广等不鄙於予而欲得一言以永之，予忝在姻好谊弗敢辞，又思表彰善行读书者之责，亦义无容辞，爰处嗣君所述而为之传，后之君子亦可以仿佛先生之为人矣。

道光三年岁次癸未孟夏月 谷旦
姻晚生孙慰祖顿首拜撰

锦 烈 先 生 传

公讳心照字锦烈，吾里中硕德人也，幼习举子业，鲜兄弟弱冠即摄理家务，居然老成，风奉甘旨养二亲俱克先意承志。一堂之上蔼蔼如也，生平笃实诚朴，足迹不履城市，事农桑而重诗书，敦礼让而崇信义，或有要约风雨不渝，一诺即胜十倍书契以视世之。文雅自矜而抱惭，名教者相去殆不可里道，计年七十告终，族党爱敬至今啧啧称善焉。生丈夫子四，孙十二，为读为耕皆佳子弟。谓非公之硕德有以致食报於无既乎，予与公居近咫尺，常得亲炙光仪，今公裔因族谱增修屡以公之家传请，予愧不能文，然以姻谊，故弗克谢用谨叙其崖略云

赞曰：公貌则古，公心则平，持身以俭，率物以诚；稀龄庆衍，绵颺祥呈。谋貽后裔誉洽乡评。

同治元年岁次壬戌仲夏月 谷旦
眷姻晚州庠生柴绍溪顿首拜撰

象恒公序

从来立德立功言俱称不朽，惟德为弥永而合功与言成，其德者尤觉声称之，愈远获报之无穷也，胡公讳启常字象恒，心伶公之四子也。生平尚简默不好浮华，喜和平不徇舆论，遇子臣则言忠孝，遇弟友则言信恭，见人之善劝之必果，见人之恶规之必除，事言有不关於世，无益於人者绝不出诸口。其立言以成德有如此者，先生举丈夫子六，厥孙最多。虽藉历山莘野之业，以全其心性而恢宏，先绪之志必使遗裕於后昆。故时而课读，接师儒以恭敬，敦厚周旋，时而课耕，勤俭中雍雍然有孝弟之风焉。至有善而无伐，有劳而无施，默合乎圣贤者，尤为人所莫及，其立功以成德有如此者。德配何老孺人，亦有幽闲贞静之雅，懿行无遗克媲美乎公者，温良慈惠共称内助之贤，是以上寿齐眉，得广田园之乐，问安点颔庭前，玉树争荣，非其有是德而奚有是福也哉。先生侄婿赉奏，厅简孚弟尝言及此，未尝不令人景仰而深慕焉。今乃以传嘱予，予不揣俚陋遂略陈其大概，以志不朽云。

同治元年岁次壬戌仲夏月 谷旦
己未科钦点翰林院方石麟熏沐拜撰

金谷居士传

居士号金谷，字益谦，父两宜国子先生也。学博而能诗，与先君以道义相师友，自余为儿时与居士以世好，故往来如群，从而居士年长，余乎之为兄。居士少颖敏，读书能倍群儿，家所藏书读之如宿诵。於制举业不甚留意，独善为诗，其诗不沾匕汉魏及唐宋蹊径，但以自攄所得而止，每佳晨良夕父子恒相唱酬，暇则蒔药种花弹琴歌啸，所居尤极林泉之胜，居后怪石撑空如异兽，奇鬼奋势欲攫人，去飞泉怒吼，竹比离下如柠，雷驱猛雨飒然来自天半，修竹数千椽大皆数围，风至作老龙吟，与松涛相答，把卷对之条然作尘，外想居士既获所居之胜几，山川风月花鸟之变能心，日所见闻莫非诗者以是，诗日益进。所为几若干卷虽未遽到古人，颇琅琅可诵。予尝谓居士子胡，不以其为诗者为帖，括业那遽费门砖耶居士笑不答，既数应童子试不售，乃大恚，不数年郁匕竟卒。辛酉九月，予省两宜先生於山中，鹤发童颜道气溢眉宇间，年且八十饮酒尚能数斗，酒后道古今事，上下五千年，垒垒珠贯出其诗，读之有“书难开泪眼，酒不下愁肠”之句，盖为居士作也。予为掩卷嘘欷者久之，问居士诗遭乱已散失无存，先生举酒命予曰：“子其我为之传，因忆十数年前与居士驰逐名场间，一时意气之盛，谓青紫直芥拾之，两人相视莫逆也，距今忽忽无几时”。而予以蹇劣射策，明光再献，而再刖，而居士且并一矜靳之。今又不幸死矣，独持所为数卷之诗，其能传与不能传尚听诸不可知之数，况并其不可知者，而又失之耶。今虽以先生命，思所以传居士者，而予文又未足信今而传后也，是益以重居士之不幸也夫。

咸丰辛酉年九月
同里弟戊午科举人吴铎荆湄氏撰

賢棟先生序

天下事不有謀始者無以啟其後，不有繼志者無以承其先，今讀胡氏之譜而益信之矣。胡氏之四輯宗譜也，其纂修忝訂董事者固不乏人，而其鳩工庀材資費約數百緡，則悉需於俊齋祖公祭至，溯俊齋祖起祭之由，則藉手於賢棟公之力不少，按公諱賢棟字隆吉，號柱臣，列登仕郎，啟超公之冢嗣也。性敦厚夷易無坎坷，頤頤時俗意能心超脫，人與之游率平粹當意觚梭自銷，里巷人士咸敬重之，其祖廬旅於龍目山麓，近三百年族姓於鄉實大且繁，朝有事庠有生，鄉有老，塾有書聲，田有農課，綿延繩繼，祖宗之佑啟夫族姓者至厚。公乃謀所以報祖宗者，故無所不至。道光壬午年，俊齋祖忌日，子姓咸在焉陳設將享，進退拜起，如禮事殿，公乃延眾於其家，觴酒豆肉逡巡而言曰：俊齋祖至今遠也，恐遠焉而入於弊，弊焉而至於泯，吾與若緒庇先人之遺，其忍聽諸泯泯乎，請自今按俊齋祖支下十三股譜系，上自耆頤下至乳哺合計之，得若干人分計之，各輸谷得若干石公存之，舉房長之公正，有才干者主之，聽其息生。子母以息，所生供祭之用；以田所生供祭之資。历年必其有冊流管於各房之長房，長之貧者或不支必釐訂其策，以付後之人制此良法，得終不泯春龠秋嘗。岁时伏腊，烏銜麥飯，樹挂柏錢，淒愴君心蒿，洞洞屬屬，庶几追遠敦本之道得久行而不衰，族眾可之遂，乃制以簿，書定以規則，稽以訓詞研以勸戒，賢者飭旧法而文之，不賢者索成法而履之，無岐於迹，無忽於遠，其子孫食福於俊齋祖宏而實，獲福於賢棟公者至矣。今譜竣，其族眾因而慕公，欲志公於不忘，為余備述顛末，余不文謹叙次其言，以登諸譜，俾胡氏之肖子賢孫因時建義敷宣孝思，而知飭羊之存，禮文之具，尚賴有賢棟公也懿夫。

同治元歲次壬戌仲夏月 谷旦
眷姻後學議叙五品侯補訓導現任當陽縣教諭
甘泉孫映魁拜撰

賢棟公碑志銘

先生諱賢棟字隆吉号柱臣，誥命武信郎，崇謙公之曾孫，庠生心儀公之孫，太學生启超公之家嗣也。性誠篤心正直不妄笑言，先訓先程不渝尺寸，傳家則克勤克儉，庭訓則惟讀惟耕，其家教然也。至於孝友以敬宗族，道義以待鄉鄰，夫固彰彰在人耳目間，而吾之所深嘉也，先生承理備公祭殫心竭力，宗枋建祀，事興厥功偉矣。然先生固本之志至老不衰，續理俊齋祖祭，其祠廟之傾祀者獨能修之葺之，迄今當享祀之期其合族之稱贊頌揚者，僉曰：非先生之力不及此也。固宜其一子克家，榮入國學，孫輩林立，炳炳烺烺，其方興正未有艾也。茲當卜葬之秋，於先生之善行述其形狀永之於石，俟後之登斯邱者深向往焉，且系以銘。

其詞曰：有峰圓兮郁乚崔嵬，有濂長兮远远潏洄，牛眠宅兮崛起崇陔，馬鬣封兮蘊此靈胎，惟世德之遺兮挺此楨松材，惟全歸之皎兮令譽無隳，安斯邱兮蕭然墓台，華表高兮靈鶴翔來，松與楸兮孝子興哀，鐫斯碣兮百世無灰。

同治元年歲次壬戌仲夏月 谷旦
愚弟增廣生員於顯頓首拜撰

賢舉公行略

翁諱賢舉，字廷選，启琅公之子，心召公之孫也。兄弟三人，翁居季，夙多大志勇於為人，不役役於勢利，自垂髫時遭家不造，九周失怙短褐不完，兩折雁行家聲几墜，而翁偕德配徐孺人暨孀嫂何孺人事生母樂太君年登八十三，并王母伍老太君年登九十三，竭力盡情毅然弗倦，沒後一一為卜佳城於湯家坝之鯰魚形，亦甚費精勤，所以晚歲門祚既出，蹇而就丰，家貲漸由完而几美，厥子一有乃父風，厥孫三类皆英特，迄今逾六秩，名登銜品愈端方，行弥磊落偉然，為閭里之望焉。茲值貴族重修家乘，而予适來翁家得閱翁本房稿一帙，於翁之行略因不禁怦怦焉，不揣固陋為次數言。

同治元年歲次壬戌仲夏月
愚侄甥婿邑庠生田楚材頓首拜撰

受东先生序

天下有一事，举世不肯为，独愤然为之，至瘁而不辞。天下有一事，尽人不能为，独毅然为之，至老而不倦，非其才与识有过人，所居之时与境又有以激之则不肯为，与不能为者悉置之而不乐为也，故腐儒俗学往往藉口而不为。余姻翁胡君则不然，按胡君例授修职郎，名受东讳贤木字向荣，生安定华胄聪隽异常，性嗜书，限於时与境弃举业而不汲汲於进取，其才识则有大过人。处世不肯为者而愤然为之，人不能为者而毅然为之，予与交最久固征而信之矣。公族隶蕲籍列五分，各宗其宗必各祖其祖，所虑族大齿繁，象近於涣公，则先簿正祭蓄五分之祀产，而萃聚之邱墓屯墟，象陵於夷公，则适墓登塋履五分之塋圻而鼎新之，而且派别支分伯叔昆季视若秦越者有之，睽之象也，公则体上治下治旁治之法，类族辨物而义取同人，年湮代远簪纓禄秩弃若弁髦者有之，虫皿之象也，公则仿书氏书族书爵之例，正名定分，而义取乾坤。至於本分十三股之公祖，与以滨心、侃、启、裕诸祖自上而下几牛眠马鬣筑圻封树，以及岁时伏腊陈器设裳荐食靡不举之，而莫敢废此，又蒙泉之发剥果之存，而祭受其福者，得公之决决以貽之也，又其最者蕲地瘠贫，民性蛮猾，日中为市懋迁有无官券私钱混乱交易，此以黄金售白镮，彼以鹅眼溷青蚨，适市受欺者不独五尺之童已也，公则震，其怒状其行丧，族人之资健天水之讼。卒赖其力而已，日乃革之且丰，其石於履道坦坦之衢，以为蕲民观此世之所不肯为者，公独愤然为之。人之所不能为者公独毅然为之，非其才与识之过人，所居之时与境又有以激之，公何受兹困顿坎险而不辞不倦乎，是足以徵公矣。今其族谱重葺，其嗣君问序于余，余应之，遂援笔而序次，其事以为其族之有才识者劝。

同治元年岁次壬戌仲夏月 谷旦
眷姻后学候补训导孙映魁甘泉氏顿首拜撰

松茂先生序

盖闻室开乎貳唐，帝隆馆甥之仪恪，备以三周王重相攸之礼，是故贤如刘景，名因杜广而益彰，不独品若挚恂文藉马融而并纪。今我岳翁松堂胡老先生，气格端壮，天姿清淑，承满公之家声，袭康侯之世胄，始虽困於蒺藜继亦丰於菽粟，牵尔车服尔贾高风，直仿陶朱结其驷连其骑雅度无殊，端木不必养鸽为飞，奴不必仗剑为健，仆不必名要簪笏，蜗角频争不必利析锥刀，绳头是逐不必瞻蒲望杏，每趋缘野以勤耕，不必一胙史枕经，亦挑青灯而课读其是躬也，惟期樽节其处事也，不尚诡随，其奉父母也敬供修随，其待伯季也谊笃熏簏，其恤三党也有恩有义，其训二子也以肃以慈，其培宗祖也田捐十亩，其信朋友也见少两岐，忘情於燕食荣衣，黜华崇朴寄意在文韬武，略重道隆师惜乎汲谷妻岩，莫占鸿羽幸也，高瞻远瞩挺立鸡群，飭纪敦伦眉齐双案，而偕老全真养素齿登四豆以流芬。长子则例贡成均恩早沾乎雨露。少男则情擅骑射气更奋乎风云，鹤发虽已云遥，有典有则燕翼何难济美，克俭克勤仆也峰倚丈人，座登半子敢诩乘龙快婿，似苏舜钦之能文聊摭刻鹄微情效潘安仁之作诔，忆昔日镜台一下俨迎渭矣，以溯回际。今兹玉牒重修窃念泰山而仰止。

同治元年岁在元默阁茂修皋之月

天中令节

子婿太学生李怀珠顿首拜撰

尚文先生序

尝思千霄之木廊庙所资，千金之宝玉人必贵，士君子抱璞怀珍终老名山，不与当世士大夫相角逐，岂不悲哉，然施於有政是亦为政书言之矣，春园胡先生名荣发字尚文，万章公之冢君也，性倜傥品端方，公正居心，谦和处世，甫强立，而严君即世遵慈母之懿训，弃诗书理家务名入成均，席丰履厚，一门之内雍雍如也，及管祖事则祀田，创培祖塋则荫木，茂建祖庙则神灵，妥视公事如己事，以己心度人忌，义方以教子，如宾以宜室，奖励以成美，严词以惩恶，杖以扶衰，谊有亲疏，心无畛域是先生之貽谋远而激扬深也，固疑谤不生乡里，是则督理户政而户尚绂歌赞修谱帙，而谱已告竣，族人咸谓之曰：有此实行应表彰以垂不朽，问序於余余思先生乃余家仪宾相知至悉，是以珥笔书之。

同治元年岁次壬戌仲夏月

优增生员姻侍生田相纬珠联氏 谨撰

筆鋒先生序

士有閱世而可傳者，必其學術無慚於名宿教澤流布於當時，而後使人浸灌其中，雖佩服久之而猶歷歷於心也，莖竊於胡先生得之矣。先生諱燦華號筆鋒即業儒，琨山公之令嗣也，世有家學前孝廉諱宗憲老夫子，洵文壇老宿，士林中咸資法焉。迨先生嚴君琨山公自幼攻舉子業，亦承先人志而繼續之，奈艱於時未售，遂以詩書督先生學，始而庭綦嚴，繼則出就外傳，尊師之禮至敦且篤，先生體嚴君志攻苦無倦，容雪案雞窗高春而起，漏三四下始就寢，博覽群書研窮精義，所以陶淑而成之者深矣，及應童子試輒列前茅，已而蜚聲庠序，試優等名噪當時，人皆謂先生嚴君好學之符不得於其身者乃得於其子，事方興而未艾也。莖與先生密迩且姻婭相聯，前已延入家塾數年朝夕講授娓娓不倦，莖及兄弟輩沾化雨而坐春風，歷有年矣。其稍識之無漸有寸進者，皆先生訓迪之力也，自睽違教命，後思先生之望隆若韓公山斗，思先生之養粹若程子玉金，夫豈容一日置之。昔漢陳蕃云：吾數日不見黃生鄙吝之氣復萌，莖於先生亦然越三年，因復延歸西席，維時經術而宗北郭，惟先生瓣香而祝南丰，惟先生不差幸得所依歸與無何天之，待先生富其學業不富其春秋越年而病日篤，先生竟赴召玉樓也，豈不惜哉。夫世之積學垂訓者眾矣，如先生者天人並至，爾我俱融，回思前後數年間，諄諄懇懇晨夕無有惰容，猶令人想其善誘循循而難以置諸懷者，何啻渴塵萬斛也，今值先生貴族續修家乘，莖雖愧離藻，敢听如斯之道范湮沒無傳哉，因援筆以道其万一云。

同治元年歲次壬戌仲夏月 上浣之吉
受業太學生田傳莖頓首敬撰

元亨公行述

人之可法可傳者，非徒以其才智過人也，蓋才而無實，則才不真，才而無成，則才亦誤，反不若篤實老成者之有為有守也。余族賓禮成家，迄今士食旧德農服先疇，其聰明才智、禮樂詩書頗不乏人，獨我元公諱明貞，乃賢仕公之子也，生平詩書未就，家本中資，卒能擴膏腴美堂構，教誨二子身入成均，至我曜祖，向無祭產，公以微薄之資，置千金之產，至今亨祀丰洁，上妥先靈，下貽孫子，皆公與厥嗣苦心經理之功也。古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觀其孫曾林立，耕讀辛勤，其將來光大門閥又何可量也哉。今譜事告成，合族念公之德，憶公之行，同弁數語於傳首，不敢為鋪彰之詞，惟紀其實績以志不忘焉耳矣。

時維

同治元年歲次壬戌仲夏月 谷旦
四修合族同撰

品翁暨范孺人序

吾乡安定胡氏士族也，国初康熙乙酉科令岩先生以孝廉起家，当时习弓马而掇武科者，亦后先辉映，其补学官弟子而贡成均者更指不胜屈。先达诸公之硕德懿行，嘉言均足以型家式里以晚儿时所闻姻太翁品老先生则亦卓卓有可称道者，太翁讳明达字品高，观廷公之哲嗣也，承胞伯翼廷公嗣，少读书蚤岁援例入太学，翼廷公暨萧太孺人年登大寿，内外勤劳以俭约自持，其抚嗣子视若亲生，而太翁能善事之，亦得两大人欢，以故家运蒸蒸日上，守成而兼创业称殷实焉，道光九年翼廷公捐馆，太翁则丧葬尽礼建祠以妥先灵，且为翼廷公追所自出，起祭以祀先人及观廷公之下世也，丧事一身肩之，备从其厚不服降，而与诸兄相较，他如族党有贫乏者不惜赀财而多所分润，盖其孝友之出於性成有如此，乃竟以忧劳成疾，春秋三十有五，而玉楼赴召，犹倦倦於萧太孺人之慈晖未报为遗恨云。淑配范太孺人晚姑祖母也，频笑不苟克嫔妇职，不惟敬事舅姑，勤治家务，而已举丈夫子三，姑祖母以未亡人抚养，诸孤延师课读，夕膳晨差均出十指，盖不离师传者八年而始终不懈者如一日，今长表叔哲夫先生，次表叔星亭先生俱以积学勉入成均，尝为晚言曰：吾家世忠厚，自心侃公以来之鸿绪，而吾父吾母之所以光而大之者正未有艾，窃虑余兄弟未能继志而述事也，可惧也，夫晚以后进未克表扬万一，敬以所闻於两先生者，聊叙大略不为谀词纪实也，且志慎也。

时

同治元年岁次壬戌仲夏月 谷旦
内侄范美銮谨撰

静斋先生传

上庠静斋胡先生，名海若，字伟人，际公之嗣君也，颖悟嗜学矫矫不群，咸目以大器，谓继胡氏后启者必此人也，粤稽胡氏之初，代有闻人以贤德以文章矢嘉，豚修清节，文足经邦，武能戡乱，孝德著於家庭，学道传於后世，珠联璧合，擢发难数，先生虽未际其时而终必优置一席，奈严君见隔年甫十五，一身挺然独立，乡里恒叹息之，以为有此天姿大椿竟萎恐中道废矣，詎知谨遵慈命诰诫，无违不坠前志，厄於遇而入太学，慈母张孺人在堂，年逾八十，教著庭帟，不敢朝夕离膝下，兼家务烦剧难以塞责，且房户强理，管调公祭，备公祭，斌公祭，则其居正廉洁，行概可知而犹谨慎，维严与世不阿不党，兹当续修宗谱，户众举以经理谱事，胜任愉快，至其饮人以和，导人以让，薰其德而善良，先达拟以黄叔度洵不诬也，欲光家乘不愧其人。

同治元年岁次壬戌仲夏月 谷旦
州庠生田相纬珠联氏拜赠

忍庵先生傳

事有旷世而相感者，余初不自知其何心，苟非其人之品节可欽，行谊可尚，曷为使余欷歔而不能自禁。姻丈胡公讳明忠字策勋，册名鸣盛忍庵其别号也，少聪隗读书能见大意，制举业不就，弃而入太学为上庠中伟人焉。先三十年余从味香师造其庐得覲面，与余师抵掌纵横，放怀千古，迹其言论丰采，知公不雕不琢，亦雅亦风，洵造造尔，无鼎鼎尔，又十余年以令次嗣名位高女孙婿余侄为姻娅，通家往来益密，交际益亲，与之偕。淡然而情远，洒然而意消，其告我以砉错於晦明风雨中直，阅历前古后今而不悖味，其言栗股战色刻骨铭心，归而求之於仁义道德之本固未尝远也。又数年公捐馆，后诸嗣君卜葬公於塘抵坳之山麓，囑余铭：凡生平静以修身，慎以出口，不敢或诡於度，不敢少流於俗，余虽不文谨实录以镌诸石。越壬戌岁其家乘续修人多称公，余何能不序公，人不深知公者亦称公，余何能不序公，按公之事先太翁也，予固不及见，每於岁时伏腊及及生死忌辰，虽至老必亲临祭奠，奠必悲号如孺，慕然公非孝子也哉，而公不自以为孝子也，余知之公之事诸伯姻丈也，歌棠棣咏斯干，内无尤焉外御侮焉，即有非意相干者亦情恕而理谴之，如蠖屈而不求伸也，公非悌弟也哉，而公不自以为悌弟也，余知之继起有人也，吉吉 嗣五教耕则犁云，教读则映月，卒赖其力而列成均者，四人席丰履厚，家人无嘻高象，其贻谋者远也，公不诚合义方之道也哉，而公不自谓有义方也余知其山居退息也，布帽青衫不偕於俗，壶觞自酌常寓情於稗史野编，日率诸孙曾含饴弄墨，以乐天年，遇老农辄与谈陶潜西畴故事不辍也，公不诚协时措之宜也哉，而公不自谓协时措宜也，余知之他如人争进公独取退，人争华公独取朴，人争奢公独取俭，人争强公独取弱，公之深造於老庄之学也，余知之人共知之，而公愈不可及矣，公实不同人之知，公则予之序，公固有异於人之称者矣，九原可作公，其赏予言乎否。

同治元年岁次壬戌仲夏月 谷旦
甘泉氏孙映魁拜撰

显德翁序

岁壬戌余乡胡氏续修家乘，凡磊落英明经纪家政者俱多传序，以弁其，首家叔祖又陶老人召予而言之曰：胡氏为安定华胄吾蕲巨族也，累世衣冠人文辈出，其注於族谱者，余尝读而志之不忘，第得诸尚友论世，私心愉悦者虽表而可法，曷若得诸平居征逐往来接构者乃因而可宗，余馆於胡氏数年，姻翁讳明成字显德，属其子侄从余游，每於语言酬酢备悉其生平大概，试为汝约言之，其为人也礼以为干，敬以为舆，是谓能恭勤其操修，慎其举止，是谓能道靡身而心靡制而意，是谓能忠视贫如客，处富如借，是谓能裕温以昭言，贞以昭行，是谓能义字雅隆老益寡哀多，是谓能惠厩无肥马釜有生鱼，是谓能廉与人无患与世无争，是谓能让此实德也，余所屡省历试而铭之心者也，汝盍为公序之。余作曰：余闻之名者实之宾如老人，言姻翁之名显德其果实至而名归乎，夫恭德之著也，道德之实也，忠德之源也，裕德之量也，义德之制也，惠德之孚也，廉德之徵也，让德之用也，惟著则立象，惟实则立诚，有源则可久，有量则可大，能制则能断，能孚则能达，有徵则信己，有用则庇人是德也。天之经地之义惟翁咸备之。当非名浮于实其必实浮於名也，使扩其德而大用之则纲纪正也，即充其德而小用之则训型肃也，而顾敛德韬光家政，勤修祭物兴备，使人服其经纪而不知其德也，由约而丰出坎而泰，使人爱其才华而不知其德也，且分鲍金置范产温姜被植寔桂其事之班已可考者，使人见其事为惊其作，用而不知其德也，异日胡氏公祖封山议，后裔有德许醵金附葬，翁以爱弟叠换，背翁辞世，翁乃梦草不忘，遂捐貲安窆是山，并空其圻，以诏家人曰：吾与叔穀既同室死则同穴，如我死则附叔之兆，此又翁之友德而本於性真者也，是宜有以序之，序毕转质之，又陶老人以登诸胡氏之谱。

同治元年岁次壬戌仲夏月 谷旦
姻晚议叙五品顶戴即补训导甘泉孙映魁拜撰

陈太君节孝序

重修族譜余至宗祠見老幼欣欣，咸稱盛舉，予低徊留之不能去，云開首卷觀之，立德者有人，立言者有人，立功者有人，并稱節孝者亦有人焉，何令人景慕。一至於此，有族尊呼余而言曰：爾祖義昭公早逝，祖母陳太君撫二孤成童授室，效三從志矢靡他，是時家計不充，紡績自給，井臼自勞，教子以耕教子以讀，嬉戲不理於口，動作不苟於身，松筠柏操，冰清玉洁，雖未媲美於孟母，亦當堪夸如敬姜，想斯時也，爾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爾無以見當年，際斯境也，今家財雖未丰厚固難請旨建坊，而子孫可稱象賢，應當備述諸宗譜爾，其熟思而審處也，予曰：唯唯而退不但識之於心，而且秉之於筆，今家乘告竣附載譜首，俾百世之遙知我祖母之懿德云耳。

道光三年歲在癸未仲春月

孫啟旭啟昕敬撰

星亭先生傳

胡先生光斗余契弟也，他日余館於家塾八角山房，生負笈偕予游，因受業焉，予得於文字中窺生真面，英姿卓犖，器宇軒昂，具落落不羈之概，迥非尋常，工占晬守章句規規於制舉之，文以期售世，僥幸於一遇者比，予嘗以遠到目之何才，福不兼厄，於時數棄舉業蜚聲太學，雖生平以文章自命，卒未克以文章名世，良足惜也，余屢寓書勉之，歲壬戌其族宗譜集議續修事，定選生操筆墨任編輯事，脫稿後懷之以質，予慨然，述其族之貽謀，甚遠家法，甚善且歷叙先世英賢輩出，文功武列，代不乏人，表著於累朝史氏咸揚厲而鋪張之，不僅一二詳於家乘已也，而其氏族之蕃衍列土而居，几如星羅棋布，則殊難更仆而數，予乃取其書而讀之，稽其始祖宗岳公遷蘄廬族於龍目山麓，綿綿延引之勿替，自調以下一脉相傳，其紀錄了如指掌，壘壘焉若貫珠，然欣然曰：善是書也，可以信今而善後矣，胡生曰：先生之所閱者老系也，吾族譜自調公以迄萊公凡三輯，距今又數十寒暑，生聚異居，卒葬異地，轉徙播遷，離居蕩析，行野采富，收恤誰能悉，令其派系壘然，尊卑秩然，登諸簡冊而免挂漏之消，斗不敏恐有志焉而未之逮也，予應之曰：周地之水千支萬派，源皆溯於天潢橫亘之山，千嶂萬峰根悉伏於昆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生果殫精盡慎藻密，慮周才無露其華斂之於實也，事無阻其艱持之以力也，言無涉於夸歸之於朴也，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人法制，信而徵又何疑後世子孫無徵不信哉。胡先生曰：謹如教遂有謀之，族人付諸剞劂以為傳信之書，俾其家法之善貽謀之遠，若梓材，若瓜瓞焉，生果克恭乃事恪切景行以告厥成功，將必獲寵報於世之無窮期也，尊祖惟是敬宗，惟是象賢，亦惟是生其勉乎哉。

同治元年歲在壬戌仲夏月 谷旦

同學姻教弟補用訓導孫映魁甘泉氏拜撰

遐昌公序

胡先生乡里诚笃人也，岁壬戌，余授经於寻乐山房，有弟子仿颇茂才请於余曰：吾家宗谱续修，欲藉先生之文以光祖父之行，先生其许之乎，予曰：世俗之文华丽是尚，虽有贞操浮阔而张大之反形轻薄，故予不取，亦与女祖不称也，易席而坐欣然谓曰：女之请女之孝心亦女之美举也。欲垂不朽曷有既哉，予与女祖谊属亲姻，相隔咫尺，自幼及老无不深悉，姑不表其繁而但言其略，女祖性朴素品端方，型家有道，处世无非屏弃奢华，不与俗伍，事诗书而困於境是自限也，非自弃也，后理家务，躬耕养亲，自食其力，父母以孝，兄弟以恭，乡里戚姻津津乐道。生子四孙六，身亲畎亩者有人，名列成均者有人，诵读诗书者有人，督理烦剧者亦有人，女祖之行不能掩於目前，实不能朽於后日矣。刘中垒云：有隐行者必有昭名，有阴德者必有阳报，以女祖之立心修行若此，予盖目见者身亲而绝无浮阔张大以形其轻薄也，是为序。

时

同治元年岁次壬戌仲夏月 谷旦
庠生田相纬 谨撰

念祖宗兄行述

盖闻虞帝之用中也，於善则扬之，尼山之垂训也，於善则道之，古今来一节之奇，一事之美，类皆纪之，篇章播之，舆论以为将来劝况有善人焉，生同一世居近其地，如吾宗兄字金华，太学生鸣盛公之长子也，方亲在时晨昏定省，敬养备至，及亲没时衣棺殡葬各尽其礼，其天性固已至孝矣，兄昆弟五，兄居长勤俭持家，友爱备至，男妇数十人和气一团，毫无闲言，以此知兄之友於兄弟也，至其待宗族也，有无相通艰难共济，无吝容亦无德色，其善之见於宗族间也，有然且其待朋友亲戚也，直道相与，正气常存，人美则成之，有不是则劝谕之，兼之好善乐施，屡指困以济急，解纷排难常多方以调争，其善之见於朋友亲戚也，又有然而尤为人所难及者，自少膺家务不特克守，先绪并手创田亩数十顷，构大厦数十间，又偕诸弟等名列成均，此兄之承先启后足为人所称道者，固不一而足也，及今而不传待何时而传，兄现康强逢吉精力不倦，日则督耕，夜则课读，而一门之内兄弟怡怡，子孙济济，家事亦蒸蒸日上，於以信天之报施善人正未有艾焉，兹当重修宗谱，故不惜直述言之，登诸谱牒以为将来者劝。

同治元年岁在壬戌仲夏月 谷旦
皖松宗弟监生祖植拜撰

玉堂先生傳

世之有才學者，不如有品詣，何者？才學可以虛張，品詣不可以偽立也。嘗偏閱世情，見夫侈談風雅而大節缺，如抑或才智自矜，而豁刻殆甚，从未有若余親翁胡君諱光揚，字玉堂，冊名念志，號鳳颺，吾鄉純謹士也。性孝友，幼習詩書，敦品行，屢試不售，長持家事无不克治待人，不苟言語，遇事則和忍處之，邻里長者契君之篤誠，座上文人慕君之清雅，余嘗登其堂見兄弟間怡怡如也，諸父諸昆慇懃相接，禮貌周至，其若子若侄輩皆恂謹有則，不稍弛禮法外，家之中女工紡績，男之朴者力農，秀者課讀，其餘經營，締造堂宇，維新犹甚淺焉，此所謂大節克敦，豁刻无闻者此也。弟以歲之孟春赴安陸府司铎任，聞君宗譜將告竣，未及親致其，敬爰乘便郵寄鄙言，不知克稱君之品否也，然戚契亦至情焉，是为傳。

同治元年歲在壬戌仲夏月 谷旦
署安陸府教授姻愚弟春江陳文錦頓首拜撰

張太君暨男萬章墓志

記有之，凡先人之有善德美行可为后世法者宜傳之，夫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余以同治壬戌歲館於春園家，值胡府修譜開穴二美舉，春園屬余卜地買得金銀槽內安葬祖母與父，且述二君之行狀，欲得數言以永之謹。按張太君胡公心材之德配也，乃名門。子嫻姆訓盡婦道，虽妯娌有七，每遇舅姑疾惟母奉侍獨勤其待，妯娌无牽較，宜家宜室，族里咸以孝友稱，生子珠獨一人，甫弱冠，大父見背，画荻教之成材，方之修母当不愧，是以母道而兼父道也。以勤儉而創不基，后珠生丈夫子三，長志貢成均，次道敦本業，三本精武技，尤能恢宏先緒皆一门之庆也，厥孫有九：宏、察、宇、坤、宣、金、銀、錠、湘，俱嶄然見頭角，方興正未有艾。是祖母之孝友，与珠公之厚德，皆先人之美善相与留遺者远，故后人之克食旧德也长矣。

同治元年歲在壬戌仲夏月 谷旦
愚侄婿孫允宗古唐氏敬撰

孙太君节孝传

尝读后汉列女传序曰：高士宏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节之一字古今重之，予族姑祖母孙太君，胡公玉符德配也，年十九适胡氏，五载姑母即世，零丁一女才三岁耳，当是时欲死者数，又自念有遗腹不忍竟死，然风晨花朝必背人而泣，及吉吉 嗣生名贤绪，襁褓甫离，即和丸教读，尝泣下指绪曰：予家一线所存，惟尔倘不恢宏，先绪母教之谓何？厥后成人例入成均，读书之气断断如也，方姑祖母之于归也，翁逝姑存，榛栗枣修即供，妇职布衣大帛无朝夕离，姑疾治汤药必亲必慎，姑卒持丧尽哀如礼，性敏善断如奇男子，年八十三而终，生卒详载家乘。予生晚不获接姑祖母之音容，然贞节流芳传闻甚悉，爰为作传俟秉史笔者采取焉。

孙太君节孝於道光七年呈报学政王右奖给蕲州监生胡恺之祖母太君旌节孝扬徽匾额湖北学政暨诸各宪勘语俱被兵燹未录。

时维

同治元年岁在戊壬戌仲夏月 谷旦
族再侄莹竹味香敬撰

熊孺人序

昔人有言，妇人之贤不著闾外，故闺房之庆惟家人致其词耳。然观范史，蔚宗於古妇人厥有声称者特为列传。盖其所称者必有奇节伟行，而所谓奇节伟行者大都逢数奇，而罗家难者也。使平居履顺何从有令名乎，胡母熊孺人以大族于归胡万章公，其敬事二人相夫子，皆人情所易不足为母道，独有事之难任之重萃其功之大且远者，天必有不爽之报。万章公以忠厚浑朴不幸蚤世，母赋柏舟俯仰之责萃於一身，以恒情而论修妇职毕乃事足矣，安望慈情所被推逝者之意，为锡类之孝哉而母则曰：先君子之志可不继之乎？吾其以身代终焉，生丈夫子三，襁褓之日恩斯勤斯，弱冠之年寓情经史成均，垆畔经营善焉，名誉昭焉，兴祖敬宗，型家创业，席丰履厚，方兴未艾。母於斯时形影自伤，风雨不辍，仍进诸文孙幼者哺之，长者教之，壮者业之，兰茁珠联，子若孙皆颀颀王谢矣，凡此者皆母之有造於胡者也，始终不渝物我无间，发於天性通晓义大，是公以早世而成母之节，母以大节而昌公之后，譬彼西域之树半瘁半荣，丰城之剑一升一沉，虽形迹支离而神理映发其德之，轻重大小为何如也，今春母家谱牒续修欲藉笔墨以文之，余何文哉，即阴德阳报而直陈之，则孺人可以传矣，是为序。

同治元年岁在壬戌仲夏月 谷旦
优增生员姻侍生田相纬珠联氏 谨撰

田孺人节义序

节妇传谓其节曰：苦节凡全节者，其苦固皆合人思之为可慨然。节有处富而全，处贫而全者，富则不过苦其心，贫则苦其心而且苦其身，则节之苦者贫尤甚，不更令人思其苦而泣下耶。俊之祖母田孺人州庠生讳开榜公之后也，於俊十岁时曾与语曰：予归汝祖日家贫矣，劳纺绩佐汝祖读，两列前矛憾未遇，犹冀其晚成焉，胡天不弓汝祖寝疾，予急剗股以药，卒莫能痊，汝视我股痕谅亦心酸泪下也，汝祖见背吾年三十有一，汝父与伯姑俱幼，汝叔尚怀我腹，此际期功强近之亲，莫我肯顾汝伯叔父姑之所以至於成立者，惟我针线之力耳，记汝受生时正张姓制妇立坊之日，方念同此守义，彼竟财可以为坊，我独困莫能然心滋戚矣，适有贺生汝者谓彼有坊，而无后未若我，今之有孙转觉欢颜其意慰矣，噫！俊所谓处贫而全其节，不惟苦其心而兼苦其身，令人思其苦而泣下者非俊祖母之谓耶，俊无能未请建坊旌表，慰我祖母於九原罪良深矣，幸家乘续修谨述所闻於牒末，备后之睹之者知我祖母毕世之艰辛云尔。

同治元年岁在壬戌仲夏月 谷旦
孙光俊薰沐敬述

范太君节寿序

妇有志节无亏终莫能名称不朽者，宇宙间不知凡几矣，况先之以礼为防闲，富者易而贫较难。后之以节受旌表贵者多而贱较少，若兹闻所称胡母范老太君者，岂容听其湮没不传耶，太君毓质名门性情淑慎，幼许贤烜翁为配，洎长赋桃夭克修妇道，事舅姑能得其欢心，宜家宜室内无间言，幸举二子明绳明禄，顾复襁褓甘苦备尝，无如年甫三旬乃夫遽丧，太君泣血绝粒誓以身殉死而复苏者数次，舅姑劝渝不得已，勉抑哀情，以抚两孤子，乃夫亡二日斩焉，在丧腹中又以遗腹生子明绶，对此呱呱而泣知有悲增，忉怛耳，当是时家无斗储贫不自给矣，而太君铁石其心松筠其节，虽采藜度饑，败絮御寒，而篝灯纺织自如怨嗟不出诸口，守淡嫠居数十年如一日，盖其素性之纯贞，如此惟是教子义方，督责不遗余力，使知稼穡艰，难善继先人遗志，方诸麻绩敬姜之懿训，和丸柳母之芳徽庶无多让乎。迄今太君寿逾八十矣，而后起有人，不特家资丰裕，亦且家教肃承务农桑而重诗书，敦孝友而崇礼义，蔼然古处遗风，惜乎明禄早逝耳，而伯季友恭承顺随事，无貽母忧，诸孙辈戏彩含饴，一堂罗拜，俾太君睹尔室，太和之气象天年，乐享节寿兼隆方将介鸿禧而延家庆不且邀。

诰命而受
国恩也哉

同治元年岁在壬戌蒲月 谷旦
姻愚晚州庠生柴书升顿首拜撰

陈孺人节义序

孺人出陈氏明先慈之娣妹行也，明侍先慈时每道及孺人辄啧啧称善不衰，孺人性温惠其少也，与侪辈同居，处即能寡言语慎举动，惟父母教是循。稍长则致力女工，日从事於麻缕丝絮间，终岁未尝出闺闼，年及笄归姨丈汉崇公，凡作羹汤眉齐食案，贤声噪乡里，举欣欣然称淑德焉。乃未几汉崇公遽捐馆，孺人时仅二十四龄，柔肠寸断，泪眼分垂，萱草难忘，柏舟自矢。计惟抚膝下遗孤，教以义方，俾克成立，始无愧为未亡人，乃遂撑持门户，影只形单，历练暑寒，茹荼食蓼，今孺人已七十矣，其哲嗣号赤亭，列成均者亦五十有一，呜呼！可不谓苦节者欤。且夫苍松翠柏历冰霜雨雪而不摧者，其材异也。美玉兼金虽磨琢炉锤而不损者，其品殊也，人苟贻巾帼羞，则亦与草木同腐已耳，与瓦砾齐名已耳，安足以表扬於世哉，若孺人者坚贞，其性清洁，其操视世之败德者流相去，不啻霄壤今年春胡氏续修家乘，以孺人之母仪闾范使不载入谱牒中，其何以发潜德之幽光，俾流传於不朽也，明不文谨约以为之序。

同治元年岁在壬戌蒲月 谷旦
辛亥举人即选知县愚外甥何明顿首拜撰

贾孺人节孝序

太孺人姓贾氏，胡明经公之元配也，幼适明经公甫入门值舅翁疾，调羹涤器无间晨昏，翁没事遗姑，鸡鸣盥漱孝敬不违纯如也，明经公少多疾病委顿床榻，太孺人侍汤药，衣不解带者动经累月，无何明经公竟以道光十四年二月疾终，春秋二十有九，太孺人呼天泣血，痛毁誓以身殉，姑抚慰之曰：汝毋过痛，痛伤必死，汝岂忘汝夫临终时指予与汝子嘱汝曰：我母老赖以奉养，子光宝仅四龄赖以教训成人，妻无忘两大端，我九原瞑目矣，今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汝若哀伤致死岂不负汝夫之遗意乎，於是太孺人念姑老子幼血泪勉收。其奉姑也孝敬则视昔年倍笃，其教子也画荻和熊诗礼无殊庭训，至於支持中馈操井臼则短衣，挽鹿车勤纺绩则篝灯达夜，分太孺人之操家可谓勤矣。夫论节孝於富厚难论，节孝於寒素则更难，富厚不过因甘而益坚，其节而寒素则由苦而弥励其操，以太孺人之上奉老姑，下抚孤子，中顾寒微数十年之冰心雪，操镜台不嫌月暗，奁匣不碍尘封，古来之竹节松筠光於史册者不是过也，今其族谱重辑时，太孺人去明经公告终之日，已三十寒暑，年五十有四矣，族人啧啧称太孺人之懿行可为家乘光，故其子持太孺人之行略问叙於予，予不敏固辞，然谊属旧姻聊表太孺人之苦节，以发潜德之幽光尔，是为序。

同治元年岁在壬戌孟夏月 谷旦
姻晚州庠生张藻鸾拜撰

順 啓 公 傳

皇帝御極之二十有二年，善館於姜氏家塾是時也，仲冬節屆六宮葭吹，方與二三良友輩圍爐暖坐，伴談史腋經腴言未訖成均，郎乾乃善夙昔同窗者來促余為王父傳，因善居不數武，久炙儀光種種事耳之目之熟矣，善不敢以不文諉，遂易席而坐，舉其大概約略言之。公字順啓，能順承先緒啓迪後圖，為吾族之杰出者也，垂髫事雙親時自耐飢寒，堂上之修隨盛且洁，日偕仲季者三勞荷鋤於隴畔間，噫，盾日炙背亮生黝肤，亦惟自食苦力而已，不數年好畦之田幸倍曩昔，後以食指浩繁析居未嘗多取贏余，同諸嗣君籌畫，家道又十倍於前，蓋視公子荆之居室无多讓焉，且其性和而介慎，以出口罔敢少流於俗，靜以修身罔敢或詭於度，凡事歸於忍讓，此其所以失之者鮮也，至於事長則以敬，待幼則以恩，待眾則以禮，待友待戚又能以信以義，頭頭皆是道公獨超於世俗田舍翁者万万矣。舉丈夫子五，均有乃父風，十孫廿曾蘭馨桂馥，何莫非我公積厚之余慶也哉，年八秩竟列仙班，闔族謹具剛鬣柔毛皆臨柩祭奠，其不深知公者亦慕公，余曷不傳公，善故固嘉名而珥筆大書曰：順承先緒啓迪後圖為吾族之杰出者。

光緒柔兆君灘歲困敦月 谷旦
房侄孫大善頓首拜撰

曉 溪 公 傳

公諱光水字懷清，庠名兆甲曉溪其別號也，先尊翁維翁勤儉起家，生公伯仲二人，公居長性穎悟為文以識議勝藹然有經，籍光歲乙丑補博士弟子員，丙子己卯科兩膺房荐，興自庚辰始，親徽范每聆清訓輒佩服弗敢忘，次年辛巳秋八月捐館得年四十有五，嗚呼！余曷勝泰山其頽之感耶，時吉吉 嗣大成甫八歲，外姑王孺人囑與課讀，其家每會諸姻丈暨鄉先生輩一談及公之行誼，靡不曲盡巔末嘖嘖忘倦，余是以親公之日虽少而知公之實甚悉也，公為人外渾朴內精明，能持大体，不苟為屑屑而本根必庇於孝友二字，尤不敢忽家居寡言笑，身崇儉約，子弟浮夸則斥之，間有不法則執言仗義，莫敢不懲家風遂肅然焉，宗族必周其不足，稱貸者力不能償即焚其券，遇公干苟可濟人不惜解囊助之，其輕財重義如此，至其處事有卓越之識，有平直之道，有竭已之忠，有服人之信，故終其身无人不悅之敬之，至今慨慕之不已也，吁！士君子懷珍抱璞，不稍得志與當世名公卿共任家國事，而以一矜終且以中年老，是何天之報施善人无凭也，念曰：相公者定公乏嗣而公卒得之，乃知公之德報在是而信无凭者之終歸有凭也。吉吉 嗣器字軒昂，能讀父書但豪迈不羈，斂而就范不愧乃父貽謀而足以，卜公之後之必昌也。茲当家乘續修余不揣謏陋，謹述所知以志欽仰云。

愚子婿文學生王與百拜謹撰
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孟冬月 谷旦

元翁七旬晋五寿序

从来诸事可以人为，惟寿则受中以生，必实有以屏夫烦嚣而厚其德，器乃足葆元理而乐永年。彼夫世之苟延岁月者不下亿万计，即寿而毫无善状可以告人，则亦与草木共荣枯耳，孰若胡府元翁老先生有必得之寿，而即有以风励天下后世於无穷乎。翁幼事诗书限於境性笃慎不喜繁华，长即经纪其家，刻意耕桑，俾阖室知稼穡之艰，家渐饶。其为人也无简慢无疾言遽色，昔明道先生终日端坐如泥塑人，及接人浑是一团和气，翁天性敦谨，事二尊人以孝闻孟笋姜鱼未尝少缺，亲歿即为之吉卜牛眠，为久远计其偕季弟处怡怡式好始终，无纤芥嫌迤乎，析箸而风晨月夕，杯酒只鸡必常相见，其去斗粟尺布不能相容者盖远甚，翁方壮盛经管祖帐公正明白，无丝毫染指，祀事遂今帐虽卸而经营布置永足为继起楷模，居家尚俭朴，长幼内外雍然秩然，尤足征家教之善，且生平从善如登，慕义若鹜，待人厚交，友诚立心，公且直遇事必为排解，族党中群推为忠厚长者，其古道照人，三代下所罕觐，盖信道途之颂翁者名实不浮可以贵耳而贱目也，芳为心仪者久之而究未尝一晤翁也。光绪甲午岁芳馆於柴家山，适与翁会宴始得亲炙光仪，翁髡须彪彪然而颜色如婴稚，谈燕竟日无倦容，盖和平乐易诚於中而发於外者然也。翁生丈夫子二，俱克先意承志绰有父风，两孙英英玉立，恪遵先正典，型行将大昌，翁之德泽於无暨也，乃者尊府宗牒从新谱局，诸台以前届修谱，翁曾襄理其事，今此重辉翁复承监修之任，均欲为翁制锦称觞以为七旬晋五之祝，翁孙倩田斗南乃芳房弟云亭之嗣子，夙为芳契属，芳一言以为寿，芳不文谨即素所饫闻者为之扬摧聊以志，获福之有由而食报之无已云。

时维

光绪二十二年岁次丙申孟冬月 谷旦
贡生銓选训导姻愚晚田树芳顿首拜撰

兰馨先生六十有六寿序

丙申人日亭午初霄，儿辈方翦彩传羹未已也，少顷族弟纲来诒谷轩以寿言，请曰：今岁元宵前一日表伯胡公兰馨先生六十又六诞辰也，诸戚串登堂介寿，纲将与执爵愿乞一言以侑觞，煜曰：兰馨先生余昔曾亲雅范矣，岁己丑余偕尔云茂才游莲花地，道遇通德门，先生欣然握手，坐未久呼童具饌和菖蒲煮酒，香溢四座，盖是日值天中节也，酒间挥尘高谈慨然，有世变风移之感，诸子诸孙列堂下应客，揖让有仪，类皆朴衣冠慎言动，知豫於家教者然也，然余特相遇於邂逅间耳，子炙光仪久当必有知之深者请道其详，纲曰：先生吾王姑之冢君也，王姑丈明经公忠厚传家敦品励行，先生勤苦俭约克绍先芬，中年食指繁家几落，先生杂鱼盐中为鸱夷五湖之计，又得德配王孺人内助，家声霍霍起。丈夫子五均克家，文孙六人亦娟秀，迄今由少有而富有者，盖有卫荆风焉。然先生虽究心货殖传中铢积寸累，而生平慷慨好义能缓急人，又好直言为乡里解纷排难，里有雀角一言息之，以故族戚朋友间多以是德公者，声於州大夫锡之，乡饮大宾众志也，煜曰：信哉，此先生之所以享高年而膺厚福哉，夫士处山林不操转移风化之柄，而修身教家不阿於世，使乡里子弟薰德而良善焉，昔者王彦章所由称君子乡乎，方今风俗颓靡容容，多厚福一语中病膏肓，故遇无所事随波逐流，无所可否彼其人，即赋维祺歌难老何足道哉，如先生者可以寿矣，子其执是说以质之先生，或者当洗觞上寿，时博老者掀髯一笑，亦得以侑一觞乎，是为序。

光绪二十二年岁次丙申孟冬月 谷旦
姻晚优廩生陈炳煜拜撰

文灿先生序

盖闻本之深者末自茂积之厚者流自光若我同乡有立身行已足以延誉於无穷昌大后嗣者惟胡公先生其殆庶几乎公讳光辉字炳蔚号文灿郁斋其别号也，幼聪颖好读书，甫及弱冠文章学识卓卓不群，当时名宿罔不以大器目之，无何一试未遇遂改琴书，业丁家政内纳粟以成名，然虽泮芹未掇而贡树分香未始不可酬公志於万一也，生平为人慷慨，有亮节凡持身接物绝不存机械心，处乡里宗族尤敦和睦，而且解纷排难不惮烦言，利物济人断无德色，其天性盖有如斯之忠厚者，至若传家启后卓具典型，聪敏者课之读，朴质者劝之耕，一门肃穆规矩井然，所以创业兴家蒸蒸日上，此乡党中所由羨艳於弗置也。公德配陈孺人勤襄内助，四播贤声，妯娌得其和，贫乏被其泽，天佑善人遂笃，生丈夫子四，皆倜傥不群，卓然有以自立，盖由孺人之厚德亦由公教之严也。公生歿详世系享寿六十有一岁，公令孙辈皆班联玉笋，英伟可夸，大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公其有焉。於以知公之昌大正未有艾也，余与公长子文臣夙订深交，知公最悉，故谨举生平轶事以为贵族之家乘光。

光绪二十二年岁次丙申孟冬月 谷旦
眷姻晚州庠生张照离顿首拜撰

心伶先生序

公讳心伶字崇注，公之四子也。自束髮读书，遂块然有奇气，拙古皇未有之书，萃诸子百家之说，贯穿经史，驰骋古今，并不徒摘句寻章已也。然淡於功名不赴考试，隐大桴山下与书之。曾祖伯汉公唱酬赠答，遂成樽酒之谊焉，乾隆间蕲邑大饥，外祖与伯汉公出谷数百担施粥济馁，所活者不可胜数，晚年新筑家塾课子侄以诗书，常与伯汉公编辑善本梓行於世於戏美矣，不赴考试是外祖澹泊明志，不以富贵动其心也，施粥济人是外祖好生之德能以财物公诸人也，印刻善书，是外祖独善其身而欲兼善乎天下也，世之人一知半解辄求闻达于公卿，簞食豆羹尚吝解推於穷困，至所谓劝善规过会一纸之吝裁者，闻外祖之风其亦可以少愧矣，书母胡孺人外祖之曾孙女也，书总角时母抱书谓父曰：昔心伶公与伯汉公同心好善，今胡氏人丁繁衍，是心伶公之将有后也，吾家儿辈崭然头角，是伯汉公之将有后也，书默而识之，不敢忘焉，外祖之没与书之生相去数十年矣，外祖之容貌书不得而亲也，外祖之言行书不得而见也，外祖之修德乐道利物济人者书固得之于慈训也，是为序。

光绪二十二年岁在丙申仲冬月 谷旦

愚曾外孙州庠生朱学书拜撰

鼎三先生序

鼎翁胡先生者讳光楚，字鼎三号俎奇，册名奉朝，姻伯新道公之冢君也，性真挚不苟言笑，不轻动作，居家室循循然有规矩，凡服食器用一皆崇尚朴素，盖其心古其貌古接丰采者，视处真觉其未远焉，少读书能见大意，年弱冠犹负笈从师，后因迫於事势遂弃举子业，而蜚声太学，其律身制行皆率由先公旧章而不敢或愆或忘，故其经营家政堂构，聿新内外严肃，训课子侄，朴者耕秀者读，皆恂谨有则不稍驰於礼法外，予尝至其家见其子妇雍雍，无嘻高象。予於是为先生庆且喜，先生之能齐家也，至若经理万二祖祭，七分祖祭，及十三股诸祖祭莫不颂其公正廉明，凡为人排难解纷必竭智尽心，断不同流合污，因循致事可见先生之为人梗概矣。先生淑配即予伯父兴阶公之女也，幽闲著美贞静性成，于归先生后颇著贤淑，誉生丈夫子三，长幼二君俱出继，绕膝孙二皆头角崭然，岐嶷可喜，而家运亦复蒸蒸日上，惜乎，予姊未克与君子赋偕老焉，今尊府纂修家乘，先生幼君炯问序于予，予以蓬衡蕞品樗栎散材末学荒芜抱惭，合升鄙固辞不敢，然一回忆舞勺舞象之年，先生尝乘疑段马往来，余家见余业荒于嬉，先生之为择师，传加劝勉慤慤甚至，是则余之稍获寸进，得先生成就之力为不少焉，职此之故猥不自揣勉为俚言，务崇实录用以详诸谱牒，俾垂不朽云。

光绪二十二年岁在丙申仲冬月 下浣

愚内弟州庠生宋禹棻拜撰

觀瀾先生序

胡君諱大源字觀瀾，冊名汝湘，運臣其別號也，先生幼讀書甚聰慧，六經皆易讀，一時同輩之士咸以大器目之，及稍長操持家政而又兼理族務，其生平懿德善行堪見稱於鄰里鄉黨中者，余固不能深知而未始一无不知也。先生與予家世聯姻姻素相往來，余每於坐談間，見其篤實老成語言不苟，所關心者家務，所致意者祖祭，所系念者功名，遂不禁喟然嘆曰：卓哉先生之為人品行端方，迥殊流俗，其居心也正直，處已也謙卑，待人也忠厚，且遇有難則排之，遇有紛則解之，一切心術事為罔不尽善，誠彬彬然有古君子風焉，今當貴族華乘榮修，先生以總理之責自任，囑余為傳，余因不揣固陋敢略述其大概為之，欣賞不置云。

時維

光緒二十二年歲在丙申孟冬月 谷旦
姻弟州庠生孫燦魁桂亭氏頓首拜撰

桂太君節孝序

丙申歲晚館於問梅軒，有族叔秉翁至館茶罷，言及伊嗣母桂老太君苦節五十余年征序於晚，晚再三以不文辭叔，強之不獲已故敬叙其守節之苦衷云。恭維叔祖母桂老太君者系貢生桂翹山之次女，叔祖熙載公之德配也，太君毓自名門，素嫻內則年二十賦桃夭，夫婦相敬如賓，甫半載熙公病篤，太君侍湯藥必親必慎，無何昊天不吊熙公竟爾仙游，太君是時誓不欲生號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如是者數日闔家見之無不下淚，舅姑力勸太君勉強收淚，跪而請曰：夫既亡媳無子有何面目立於人世耶，比立秉初為嗣以終喪事，迨守服畢太君志益堅，操井臼勤紡績，孝以事舅姑，和以待妯娌，撫嗣子如己出，和丸教讀俾至成人，故淑譽聞於族黨，至其平居素衣蔬食，口不妄言笑，足不出閨閫，每遇熙公生辰忌日哀慟哭泣双目几至喪明，守淡孀居數十年如一日，非所謂鐵石其心松柏其節者乎。方今太君享壽七十矣，目睹后起有人，諸孫頭角嶄然，復躬逢前己丑歲縣主遍采民風，詳載縣志府志，鄉先生陳太君苦節，稟請縣主郡侯暨全省各憲勘察確實申奏。

聖朝聖天子大加獎賞，恩賜建坊以旌太君五十余年之苦節，太君諒亦其乐融融爾，今值五修家乘，族侄孫澄學淺才疏文，不足以稱其德，然敢不秉命直書表揚苦節以為我族之家乘光。

時維

光緒二十二年歲在丙申孟冬月 下浣
族侄孫蘭溪氏光澄拜撰

礼智公家传

公讳寿仁字礼智，又谱贤良，胡姓清代例受修职郎，曾祖讳崇筹，祖讳心博，父讳启富，奕世载德以至於公，而家故微。公率以勤俭立业农桑，恒问雨课晴无虚日，又得孺人张有顺德能御贫，道光咸丰之间，艰窘万状度日如年，公偕孺人一治内一治外相敬如宾，每届春夏田事交错而室屡空，孺人动为之掇蒿和粥，采苦作羹，公或时邑於孺人则以温词慰解之，由是公益加刻苦，而孺人之相夫子者亦弥以无违之，旨自励，公莅事之初年仅有负郭之田半亩，季年乃百数十亩，兹则渐臻殷盛，初公未学而赋性恳诚以然诺见，信抑素弗精算而心计过人，时有缙绅先生甲者族之望也，公尝与交财帛，适一事甲误记而以过数与公，既归路察之立反而缴其余，而甲犹弗之信也，反复之乃悟公故与甲齿相若，而分尊自是益器重公，以为能明大义识廉隅虽儒者弗及也，自家事外公复经理祖账，增置祀产百余石，公私划然，公及孺人寿皆百岁，宣统元年阖族人赠以期龄偕庆匾额，而故潮州守李士彬亦撰书联语相诒，其文曰：绕来卅 曾元欢承梁，按期颐岁月瑞霭蕲山。里人荣之一时传为美谈，明年公卒又二年孺人卒，顷者县志改修邑之。缙绅先生拟入寿民例。公行二，有孟季同居故敦友，于所生三，子长明诗，次明润，三明书，孟季无嗣以明润与兄贤忠公，明书与弟贤材公为之后，孙六咸修厥职，曾孙十余辈均寅畏异於常儿，自乃考以来肃雍和乐，霭然一堂，其家法明诗公明书公均守父志，业农勤俭亦如旧。诗公先年卒，明润公业儒别次有寿言一章为赓续之，迄今人才林立，理财为亟而经训不荒，盖公诒命也。

论曰：世传庄子尚逍遥，孟子重劳苦，皆哲学家言要之，庄虚而孟实矣，兹胡氏家法自乃翁以来毋自暇逸，而公身获康强逢吉，其流及子孙乃保世滋大，户枢不敝，磨铁不蚀，理固然也。然则世之愒日玩时者尚知勉哉。

民国十三年岁在甲子仲冬月 谷旦
姻再晚李子青顿首拜撰

词臣先生序

岁丙申仲冬月，余偕从侄篚就试齐安，篚因缕述其岳翁词臣先生之品行，云先生励志芸窗迄今手不释卷，而敦宗睦族只父恭兄尤为里中之望，今寿符大衍，篚愿同彩衣哲嗣举觞酬宾，愿乞叔父言以为寿，余因试事急未果也，一日新雨初霁，偕同人为赤壁之游，初坐二赋堂，僧汲君子泉煮茗以进客，有谈东坡先生生日事，谓先生置酒赤壁矶下，李妥吹笛奏鹤南风曲，去今八百余年矣，而先生须眉兴致如在目前，以此见人生宜有以寿世者，而年龄之修短无阙焉，余曰东坡先生诚不可及，而吾与子浮沉斯世，但使能敦品励行，不随流俗转移子侄辈，不坠宗风乡里有薰德善良之美，介寿之日偕族党姻娅间诸君子举酒飞觞，欢然一醉，安知后之视今不犹客之景仰乎东坡先生者，客曰唯唯时，篚适侍侧，复申前请余乃自酬，月亭下至留仙阁借僧人纸笔，录以付之，俾为先生侑一觞焉，是为序。

候选儒学正堂姻愚弟陈炳煜顿首拜撰

明诗公行状

元生四十有四年矣，而赋性戇拙里之人，多以不善逢迎者短之，其稍识之无者盖吾父栽培之力也，而今弃养日久，元之离庭训者抑日深於戏恣哉，元行年三十有二不幸元配孙卒亡，遗一子名福成，赖吾母以养以教俾之成立，及三十四学堂初立，尝住鄂垣之实业中学随曹毕业，幸列优等第七，而吾父又未及见，是年复娶田生子五，长福延甫四岁能认识三百余字，而字义并能一一破明，元方有厚望焉，不幸於民国六年即殇，自是心志一灰弃学就商，昔管子治四民有见异思迁之戒，如元诚负疚多矣，次福寿，次福康，次福鑫，次福绵，诸皆弩努，但较靳於似续致慨忽诸者则有间，虽然抑非累世载德之报莫至此，祖讳寿仁别有传，父讳明诗字采卿，生於道光癸卯八月初六日歿於光绪丙午十二月二十一日，春秋六十四寿，较大父几减三分之一，然其生平行事则无一不可对人言者，琐琐家常难以枚举，兹仅撮其大节传之笔楮以示纪念。父盖业农而精，时人有目为庄家圣人之誉，其勤则晝夜不分，其俭则不浪费一文，其忠则视人事如己事，其厚则推所亲，以及群从，而族党而戚故力虽不足而存於心者常有余，其梗概类如此。吾父兄弟三人而序居长，长仲父十九岁，长季父二十四岁，仲父业儒其阜学而绩文者赖吾父赞成之季父亦勤俭而精於农事，则吾父先导之道，光咸丰之间予家贫甚，尝闻予父幼时从祖母采野菜给食，祖母履乾地，吾父就水里随之，及长则身自刻苦而让仲父读书，季父又尚幼，至家中事无巨细皆一身摒当无敢告瘁，一日登梯翻草棚，梯倒折其左足几死者，再久乃痊扩愈然则今日之稍得余息，无衣食虑者良非易事，盖自大父以来迄於吾父啖辛茹苦，率以为常，盖吾父性嗜酒，大父母在堂杯勺未尝入口，其寅畏又有足法者，先是予家世以农为业，其后

生齿日繁而农力或不足以敷用，於是建置油坊一所，日就乡里贸易，顷之商务渐形发达，财政亦渐有增进，盖吾父之为谋者预也。生子三，长光钊，次则元也，又次光长，钊饶心计治家有法，长则乃心南亩无或荒，惟元自中岁以来废学营业市场，深自危歎恐终身无效以伤先父之灵，兄有子一曰大愉，弟有子一曰恂均，可成立。母吴孺人年七十有八尚健，今年秋吾族六修宗谱，一日向元泣而言曰：汝父一生辛苦，汝亦述其一二可传者以示不忘否，元谨志之，爰录其一通付之梓人非敢言文也，铭吾心云尔。

民国十三年岁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男光元薰沐谨述

朗轩先生六十晋六寿序

十月七日为胡君朗轩先生初度，先生生於咸丰己未，阅今六十有六年矣，而精神杖履倔强如初，显冬谱事告成其哲嗣河清先期告予曰：予素谨愿未识承双亲欢，今欲勾子文，述其一二可传者以垂法将来，即以为寿可乎？予曰：此孝子显亲之义也，且敷陈盛藻，刻划庞祺，亦操觚者所有事遂敬诺焉，先是先生与予以文相知，互相奖掖，两家契好既笃，重之以婚姻，而先生於予为姻丈行，哲嗣河清其兄弟行也，光绪丙申先生家乘为五修之役，既偕三君子赞襄乃事，曾几须臾又阅一世而为六修诸共事者率相继逝，而先生仍以老健董其役，自蹂访以下迄於校讎，罔弗殚心营虑至密且详，呜呼，真所谓年弥高而德弥邵者哉，予且综叙生平而晋颂之，先生盖由儒入绅既阜学而绩文，亦复谙练而察於事理，清光绪间尝应童子试，辄拔前茅而未捷，乃愤然曰：士君子进不能理万物之器，退亦当树一方之望，徒守章句工文章何为者，於是出茅庐日与缙绅辈相往还，初应一二事若惊，久之则随手指挥，率皆如意。顷值民国改制诸凡章程义例划然一新，而先生见之如所夙睹，计自三十年来州里之事，以及宗族交游之故，类有纷非先生莫解，有难非先生莫排，有废非先生莫举，有危疑非先生莫决，平居若洞洞属属及参大议则四筵为惊，而其理亦平易近人，妇孺皆解，他日改选必将有属，微先生谁与归耶，抑予深恶，夫有才用者往往舍本而逐末也，而先生当燕居无事时，每手一卷之书以自娱，既夕则聚家人而团坐之，劝勤俭话桑麻，未尝不告以天之不假易，及先人创业之艰，伯兄之亡也遗风旧德言之未尝不咽呜，今睹其子皆成立，未尝不私以为幸，其待寡嫂及季弟也又未尝不爱惜而优容之，方孺人温柔懿恭能修先生之德，而先生之境益甜门以内翕如也，子媳娣姒翼如也，先生方坐堂上顾而乐之，颐神弥性迪嘉离祉正未有艾。先府君暨太孺人俱年晋期颐，如先生者复何让焉，爰撮其荦荦大者为之序，而缀以诗。

胡朗轩先生字玉辉，自辍制举业，例授明经进士，册名灿华又谱明润，世居龙目冲绕山带河，盖嘉胜地也。诗曰：绵亘数里曰龙目峰，左右磅礴河流其中。先生度焉灵秀斯鍾，性均而淑才辨而宏。传家以约涉世以公，事无钜细众望协从。蕲春之杰安定之雄，孺人辅之内外肃雍。介兹繁祉其又奚穷。

民国十三年岁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姻晚李子青顿首拜撰

德甫先生傳

家德甫先生与予居相狹而相善，清光緒丙申之歲，予方以舌耕為業，延予館其家課讀，是秋家諸為五修之役，予以不才忝承其乏，諸凡義例多所開有批謬則匡，予以不逮，予蓋心佩者久之。忽忽三十年茲役復作，而先生以去年告逝，予亦老矣，盍予抚事躊躇，懍然發才難之感，爰述先生之崖略以示紀念云。先生諱明察字慶云德甫其號，蓋禁兄弟行也而長余年十四歲，幼業儒術長理家務，均以精審見勝，其讀書也為文務詳實，勿尚浮華之詞，其居室也則由始有而少，有而富，有循序漸進，有衛公子風焉，先是先叔考棄養，時先生以兄弟四人各析產若干，僅能自給，自先生紹事則出理逋負，入課農桑，好時之田日進，於旧頃來稱素封焉，為人動止有法，言論有章，里之人咸以嚴見憚，平居弗務修飾，常恐開子孫以侈靡之漸，布衣粗食奉苦終身，前之處約與後之處盈一也，又善儲蓄，下至竹頭木屑無或棄遺，其勤理賬目雖細必舉，虽旧必存，久之皆應於驟而為不虞之備，時人以是服其精審，昔者陶侃守荊州有是今先生繼之矣，夙癯足疾步履艱難，後又病痔則身愈困，而家常諸務未嘗廢弛，且以應對賓客排解紛難如囊昔，又自家事外經理諸祖事祀，產皆有登進，今皆享祀無忒，計先生一生功績類有成無敗所缺望者，最孫大營讀書歲擇名師情誼優渥，而其孫亦重自愛，學問文章聲發於早，嘗讀張文襄輶軒語，愛其法仿之，以買書上而經史下而諸子百家，及近儒之說，無所不蓄，其志誠不在小，無何病故，去買書之日未數旬。蓋民國五年事也，孫年方廿四而先生亦以老矣，睹架上書未嘗不痛哭，對人言未嘗不鳴咽，物是人非慙焉增感。由是遘郁而旧病加劇，遂以杜絕門戶不應人事者七年而卒，嗚呼！豈蒼蒼者不以全福假人耶，論者以是為先生惜，而先生之所深自引恨者亦此也，子光紹持重克家，孫二長大營即前所云善讀者，次大埕亦慧，曾孫應德尚幼，先生生於清道光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卒於民國十二年正月十八日春秋七十九。

中華民國十三年甲子仲冬月 谷旦
房弟灿華謹撰

煜齋先生贊

煜齋先生諱明字又諱炳麟字象坤，德甫先生之三弟也，清光緒四年例授成均郎，年六十卒，為人能謹善斷，鄰里咸倚重之，予以時迫未能为先生傳，不能不為一言以述先生崖略。

贊曰：雁行凡四，厥序惟三。頃簾竟奏，仲與君賢。仲勤家政，精密而嚴。君總公務，剛直而廉。家聲共舉，今聞同傳。晉稽歷史，出身自儒，總核物理，能讀父書。光明俊偉，眾望協孚。里有紛難，群造其廬。嗚呼？不幸，晚而病疴。行年六十，曾几居諸。先生如在，為德不孤。先生其逝，音響久虛。斯人不作，用寄唏噓。

中華民國十三年歲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愚晚李子青拜撰

德甫先生墓志铭

先生姓胡氏讳明察，字庆云号德甫，兄弟四人而先生其仲也，曾祖讳心材，祖讳启珠，父讳贤志，伯兄早逝，而先生以长且贤理家务，善持阴雨之计，绸缪精审，动中肯启，其后经念愈深则益谙练，而察於物情达於事理，为人体干魁伟，平额隆准，声若洪钟，望之无论知与不知皆决其为非常人。盖天以广而能覆，地以厚而能载，惟人亦然，先是先生席先人余烈所遗产业，仅及中人，自先生撑立门户好畴之田岁有登进，按大二图甲先生居第一焉，而外貌若炎乌然不足，传家接物，弥尚谦退，客至款洽殷渥，自奉则布衣粗食而已，初业儒术，为文好湛思，艳丽之词一皆屏去，及其壮而操家政也，力以勤俭为率自田亩逋负，以及家常凌杂之事罔弗躬自经理，绝弗委之仆价，先生早年病足需杖乃行，晚岁又病痔，间时一发而先生每自坚忍，其艰苦之状若惟恐子媳闻知而引以为虑也者，里有纷难必排解之，弗使滋讼，又力兴祀产，由晓祖始讫於群穆，今皆享祀无忒，至地方孤独无后者先生则仅记其名，目岁时沃酬其急，公好义如此。先生生於清道光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以民国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卒，春秋七十九。孺人廖夙嫔班诚有顺德，子光绍老成持重，有父之风，孙二，长大营次大垵，长善读书学问文章声发於早，亡何被造物夺之，以去时议惜之，曾孙应德尚幼，孺人生於清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先先生十年卒，冢孙之亡也先生恚甚，遂以忧成疾杜门不出者七年，今年冬谱牒更新，其哲嗣光绍买地蟠龙地之山脚，宗形家言名仙人扑掌，而移先生之柩及孺人与其冢孙之柩合厝焉，成先生志也，工将起属铭於予，乃铭曰：

先生之志老当益强，先生之品朴实而庄；先生之德暗然日章，先生之家法则守柔。贵嗇如大贾之深藏，先生而没谁嗣其光。卜兹宅兆源远流长，介尔孙子浸炽浸昌。

民国十三年岁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清郡庠生李子青拜撰

秉初公傳

餘姊舅胡公諱明懿字秉初，清老儒士也，先祖父世有隱德，公幼而端重，止必檢制，資鈍而公志堅，學勤自強不息，以是博聞強記，學識淵深，當清之世文人，以科名相尚，公屢試不遇，遂棄舉業究心於古人之真諦，為文構思竟日一脫稿輒驚人爭誦之，邑人然後知公為今日之劉賁也，公貌恂恂，忱謹鎮栗，終日危坐，言笑不妄，性愉愉或與老農話桑麻，言菽粟尼尼作村中語人，亦多樂就見者雖婦孺孩童皆敬憚之，喜施與族中有窮乏，公輒勸家樂人助不計值。曰：族中子弟亦與我共先人財產公有之物何必遽為私己哉，故人皆愛公敬公祝公而愈以公不得科名為憾，或有勸公宜進取者，公嘆曰：壯志不遂今老矣，是可躁求耶，竟舉教家庭以老儒終。生子二女三，長子早卒，媳洪氏寡居次，松園初聘余姊未歸卒，聘吳氏卒，娶趙氏生子一禮生，甫四齡松園卒，無何趙氏亦卒，兩世一身零丁孤苦，人莫不嘆公之積德累行忠厚無報而為公後代忱也，余忝居戚末，少時罕見公面，公卒後嘗至公家嫂洪氏嘗述公之德行，指禮生謂余曰：天之報施嗣其若此乎，言訖淚下，余觀禮生貌丰满，年雖少家常礼节粗知，舉動亦落落，稍長受學於余，性灵敏善讀書，為文朗朗若玉山，尤喜作字攻詩，今年十五矣，已森森如成人，邑人感謂胡公力學慎行之報將於是乎，在余喜禮生之能克繩祖武而兼值貴府續修家乘之期，為公謹述顛末以昭來許。其生沒年月俱載世系茲不及云。

論曰：公嘗教授鄉里學徒，游其門則先以立身處世，出處進退飲食起居，取與毫厘循循告誡，至今游公里者見公家運將興，子孫郁郁鄉人篤守矩矱，不敢越禮法淵源一本於公，士君子苟可以立身行道，昭格於後世斯可已矣，何必功名哉。

民國十三年歲次甲子仲冬月 谷旦
姻晚竟榮李芳圃頓首拜撰

赤亭先生傳

先生諱光炳字耀南号赤亭，姓胡氏吾蕪望族也，世有隱德自高曾丰於貲产为里中富家，先生之为人也倜傥，不羈抱国家兴亡匹夫有責之志，卒以坎軻不遇，同治十一年卒於家，先生歿后家式微，今其孙安瀾以勤儉克复先人旧业，非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耶。今年甲子胡氏有事於家乘，安瀾謁予曰：欲請子为吾大父傳，推揚先世之美以詔后嗣可乎？但祖公仪型远矣，其軼事莫能詳道之也，仅一二事得之於家庭遺訓所不敢忘者，非特异奇行然亦可以表彰之。公幼读书颖悟，及试童子屡不得志，於有司乃纳粟入太学，以监试秋帋卒不举於乡，既不能藉科名以展其生平抱负，於是散千金之产以图仕进，复为滑吏所誤，此道光二十八年事也，嗣是落魄还乡不预时事，惟恬养自娛而已，然宗族事无巨细必謀之於公，而公亦不推委仍竭力負担，今歿数十年族中耆老犹有追述之者曰：某公轻財仗义其風軌令人难忘，吾聞安瀾所述如此，不意吾乡前輩不吝於財者有如是哉，科举时为场屋所困者，殊多名士固不仅先生然未有如先生之急急以图立功者也，里中素封之家亦有厚於先生者，然未有如先生之揮霍薄利而重义者也，先生晚年放隱林泉，以老儒終乡里，其於官途也有志而未逮惜哉，配许邓陈孺人无出，以从弟光华之子为后，即安瀾先考也，曾孙惟寿惟才惟富惟高，人幸有能续儒业者。

論曰：范史傳独行引孔子，狂者进取之，言进取云者能任之，謂也？非有志之士曷克当之，先生破产以图展其才略，固不安於雌伏者，殆孔子之所謂狂，范史所載独行之流歟！

民國十三年岁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姻再晚陈治策拜撰

鼎扬老人七十晋二寿文

俗称七十为古稀之数，其说始於杜，诗后遂脍炙人口，至於称觴献颂亦屡征之，按古稀云者古所稀也，其义训少嗚呼生而至此岂易言哉鼎扬老人以前年晋七十，冬月廿八日乃其悬弧初旦，盖越古稀之数又二年矣，而健步如初齿牙毛血色理精神，老态中无衰落气，然则古稀云者，内而性天外而践履，必有一二存留之处，足以颐和引福卻病延龄为世所稀闻而稀见者也，庚申之岁予受徒存金寺，老人遣其孙应龙从予游，适馆授餐情谊殷渥，或数日一至，或一月数至，来未尝不以惓惓相见，及见又未尝作一虚文饰词以相笼络殆駸駸乎，今之古人欤，老人雅性不好修边幅，口艰剧谈而动合自然无所矫拂，词气慷爽能中肯綮，居第以西为张家榜市，聚薪之重镇也，其间贸易武昌人集股为之，时有缺乏则从该地资本家称贷，老人辄为之介绍，得其一诺如操左券，则其相信於平日者素矣，抑公私事故甚夥，时或会议其中，而老人动以草帽敝袍杂诸衣冠之士相讨论，诸衣冠之士初未尝笑其不伦，且恒用其言，因之以寢事则其能参机变，又可见盖其为人不迹声色，不恋纷华，凡百行为皆以本来之面目应之，子曰：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后进於礼乐君子也，如老人者倘夫子之所谓野人者耶。吾知老人之必有存留者此也，先王父生老人之父辈凡六人诸皆析产，其后老人不幸德配廖孺人早逝，生一子甫冠而卒，无嗣乃立其五世父之曾续之，而与之合爨，略无轡域一视同仁，推之群从子姓皆如是，盖老人厚於慈德，平生如孺子，乍见一牛齧觶之情，时有发见矧其为同气相关者哉，予阅人多矣，大率享耆年高寿者上古多於后世，女子又多於男子，盖其得於天者未啻而其贞於性者克固也，如老人者真朴不琢，真材不凋，诚得世所稀闻，而稀见者自兹以往则由毫而耄，而期颐正未有艾，徒以古稀庆老人犹未也，今者玉牒成新，诸君子各忻欢舞忭，吾谨因即事献言之，例阐老人之幽，即以祝丁人之嘏，不知为老人可侑一觴焉否也？

清郡庠生李子青拜撰

耀堂公传

柯生世安为余言其曾岳丈胡公耀堂一生梗概，乞余为之传，勒诸胡氏之宗谱以志不忘。其言曰：吾曾丈胡公立身行事其大过人之节，凡有三焉：其一则事亲以孝出乎天性之至诚，其一则废鬻著财而不弃其儒生之业，其一则高明爽直而无改乎忠厚之常若乃小。物克勤细行必谨事，既难於疏举而美亦不胜收也。余曰於盛哉果信然乎，若信然则是胡公者真所谓笃行之君子而潜德之善人也。夫孝固人人所当尽然，第从事於虚文末节则恐心之爱敬难以有恒，若胡公至性至情可以察其终身之慕矣，商贾士林所不齿，盖恶其贪财嗜利为贱丈夫垄断之行也，若胡公晦迹贸迁而存心学问，亦足见其廉耻之必修矣，若夫高明者大都以气陵人，爽直者多有不能容物，惟胡公休休断断舍其旧而新，是图是是非非去其污而与其洁，故人无贤不肖皆率以长者称之，忠厚之至也。记曰：君子依乎中庸，若胡公之孝亲服贾直躬可不谓之庸行乎，其孝也而诚其贾也，而士其直也，而和可不谓之中道乎。余素乐扬人之善，大率於此等寻常之处覘之，公讳光前甫裕昆，耀堂其表字也，自幼多才好学，倚马成篇，然卒以战艺名场而文憎命达，乃遂游於国学得授上庠生，归而理其家政及邻里评议事。妣氏陈亦克勤於襄助内治以修。子三，长即世安，妇翁匪愚管公居间卓有父风，仍系胡宗领袖，次理存早卒，其妻张氏现以节孝见采邑志纪其名，次知方英果迈伦惜亦早世。诸孙皆岐嶷特立，或娟秀，或魁伟，竹添其笋，兰茁其芽，皆称其家儿矣。公享寿六十有六，以清宣统三年十月初三日正寝，考终其时之废诗捧砚而泣者踵相接也，生死荣哀人以为积行所致云。

赞曰：文王至孝季历以光，贾人田甲乃谏张汤。诸葛废平葛薨平叹，刘四骂人人终无怨。惟此胡公兼兹数善，非盛德之可怀抑谁称而谁赞。

民国十三年岁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邻邑老生郑惠泽棠氏拜书

文軒先生傳

君姓胡氏，諱光燦又諱定詳，字秉均號文軒。先世由華林遷居蕪春縣曾祖諱啟烜，祖諱賢芳，父諱明宣世以農為業，君幼就學性聰穎能識文字，嗣遭洪楊之變，家資中落，又早失怙恃，以故輟業乃復理田事，日督佃保耕作，課晴問雨恒無虛日久之所散者稍稍復集，然性嚴謹而饒干濟，里有紛難君輒排解之，卒得諸縉紳先生意交口稱之曰：能李君云峰則功。家君子湘孔金皆邑之名宿也，而皆樂與君訂為知己，有謀必相告，有事必相商，君詞語無多，二君輒以君之一言取決，為人體貌甚偉聲若洪鐘，及與接談則未嘗博引，繁稱為迂闊不可行之，論至關公益如橋梁工程之屬，君不惜嚙金集股期於速成，里之人恒德之，嘗經理萬二祖及調祖蒼祖諸祀產，竭已奉公累有登進，又伯虛祖葬仙人寨，距柴氏居第伊迤，而被柴人浸浸其界，席請無定說，君挺身赴縣擊訟，經年弗決，乃率其子雨庭晉省投高等審判聽，柴人理屈而所爭之界仍歸該祖管紹，案乃結，抑鹽鐵為民利用，吾鄉運鐵多市於太湖往返百余里君乃建設爐房一所，仿其法引用其工人取河流之沙為質，冶而成之，既以便農器之所需，亦以提倡工藝且使貧民之無業者多開一生路，而取直錢使踵為之，所獲庸有既耶，獨其年老倦勤，端緒未竟而功敗垂成。君子惜之子五，孫八，曾孫二，其名俱詳世系。長子即雨庭也，自隨父晉省后稍明法律而達於事，情戚友恒器重之，初君學未卒業常引為恨，每勸人子弟讀書須及時立志，至今傳為佳話云。

論曰：自漢昭帝時發明鹽鐵，議至今賴之君能踵行其事，且當萬國互市交通之日，而提倡商務自工業始，既以握其利源，且以開導民智弗淺，獨奈何端緒初立，而君旋以年老倦勤惜哉，君生平急公好義，諸多可述，吾竊於斯三致意焉。

民國十三年歲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愚弟李子青拜撰

叔祖君四大人序

翁讳光字文亭，号君四，清中游於国学上舍，诸生才能无出其右者，以故都人士莫知胡履仁之名者，即翁是也。现年八十有三精神焕发，齿德俱尊，其为吾族之栋梁，邑中之人望也久矣。论翁种学绩文本足显於当世，奈锺期难遇，古调独弹，卒为士林，所扼腕焉然，而退守林泉处之晏如也。翁性方鲠，激浊扬清，其作事也如白日青天，其接物也如光风霁月，往来过从皆一时之贤宿耆豪，而长者之车无日不至矣，且训俗多方，遇人子臣弟友之道则责以孝弟忠信之诚，读者诏以精进，耕者劝以竞时，随事教人怡然理顺，传家有道举世无欺，决大疑洞若观火，定大计宛若侧眉，至若排难解纷犹其小焉者也，吁璞玉浑金犹未足方其器量，澄潭静渚犹未足比其渊深，澄之不清，淆之不浊，彬彬然亦若黄叔度之仪行表著矣，今此沧桑变易，陵谷改迁天下趋之若鹜矣，而翁则被服儒生面貌，古心古衣冠古道德而羞恶乎，世俗之奇衰以诗书为本，以孔孟为宗，虽举世笑之而不暇顾也。皇极之辞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翁生於寿考作人之世夷尚二大老，岂能专美於前哉，今也皓首庞眉康宁矍铄，不但不作老耄无能之叹，且日进乎老当益壮之心，德寿之征於此在矣，又喜双壁挺生，义方是式，兰芽秀茁，绕膝重飴天之报施善人，果不爽也。翁自问事以来族谱屡修，未尝不与主其事，同治壬戌以翁任编撰之职，光绪丙申翁为五修经理，亦越於今凡二十有九年矣，阖户议修家乘又复举翁为纂理之重，舍此老其孰能当之，然则前此之矢，公矢慎，认力认真，盖可见矣，宜乎祖宗之福，佑期颐耄耄而日进不衰也，抑吾之更有为翁贺者，世尝谓身经三届谱，福称难得，况不翅谱经三届而又为之笔墨主张乎，虽然翁之嘉言善行难更仆数，而芬不过举其大略列之卷端，以表其爱莫助之之意也云耳。

民国十三年岁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侄孙亚芬熏沐敬撰

晓初先生传

先生讳明庶字晓初号朗山，胡姓先世自蕲徙居黄梅，考田山西麓遂为黄梅人，曾祖心逸，祖启沃，父贤聪均以学行显名乡里，贤聪公卒先生甫九龄，母赵太孺人操家政，获训綦严，每自塾归辄令温习旧读无稍懈，越八年太孺人谢世，先生以茕茕一身治家之外兼治学业，昕夕攻苦卒底於成。先生性纯谨，温约夷愉，与人无竞，不苟为和翕，亦不为介躁异之行，卒然投之事变若不克，辨其是非曲直也者，夫群疑劫劫徐出一言折之，关开节解风生冰释，虽强辩者亦默然而内自讫。以故里党事有不平，无论亲疏少长咸愿一决於先生。清光绪二十二年族人议修宗谱，公拟推举先生董理，其事乃议未竣，而先生遽病卒於家，时年三十有六，元配商孺人生子光玉，玉生三岁而商孺人卒，继配张孺人抚养光玉如己出，孙四长大仁，次大义，次大礼，次大智，孙女二长字余子宝航，自先生卒后迄今近三十载矣，胡氏复议续修家乘，光玉亲家以传来请予，维先生品行道德有口皆碑无俟喋喋，惟其少自勤苦，长亦刻励，足以式乡闾而法后世者，正复不少乃天不假年，未及四旬而卒，惜哉！

民国十三年岁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姻晚吴晓寰顿首拜撰

楚林公传

公讳光恒字楚林，贤松公之孙，明豪公之嗣子也，生有卓识，明大义重老诚，尚朴素俭约治家，端方处世，幼力田勤稼穡，练菽粟手足胼胝，及长弃农就武，练弓马兼谙医学，乃以应试未售，就从九品之职间尝游黄广，越蕲水英山太湖宿松诸地，凡受伤得疾之人不计伊之贫富，无不施方与治，公盖不苟於利但求遂具济人之心者，且公对於宗族事无不刻己尽心，见兄家贫为之助资贸易，渐发生计得以充裕，见侄求学无束修费为之延师课读，视同己出，使侄矢志芸窗读书不倦，学以有成名列黉宫，至经管各祖账目无利己心，虽毫厘必记，祀产日兴，坟莹申严禁之约，祠宇无颓败之虞，其他种种懿行无一不足为后世子孙法。故公生平不独为我龙目分之所钦慕，即七分诸先哲亦莫不称公之识，赞公之德，颂公之功焉，公元妣余继妣陈均有阃中范，余生丈夫子二俱有乃父风文，孙三亦英俊可望，易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者，公其有焉，公享寿六十有四，虽谢世有年，兹家乘续修，族中诸长老犹啧啧不忘公之行谊，属余为传以志简端，余不敢辞固陋，爰秉笔直书云。

民国十三年岁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族侄益峰云奇顿首拜撰

云亭先生傳

予自時少往來於龍目，孫氏側聞地方耆德有胡叟云亭先生者善人也，方家也，雖無爵而常尊，非不仁而為富者也，予慕之嘗欲一親見之而未得也，甲子年予館龍目冲之上，先生文孫贊字誠齋與參硯席，數嘗請我飲飯其家，則不幸而先生已去年沒矣，公不我待豈非一恨事哉，其秋胡氏六修家乘，誠齋述其祖之功德具行狀并錄，李秀才所為先生之墓志銘，俾予參閱焉，以為先生傳，予不敏固不長於敘述，然至論先生德美則不敢不勉竭鄙誠，以寄吾平生之景慕，按李志先生諱從龍一諱大啟字周輔號云亭，其為人溫約夷愉，與人無競，卒然投之以事變而不惊，跬步必嚴，而亦無介自矜之色，蓋寬而不失之緩，重而不失之迂，儉而不失之嗇者也，先府君偉人，自病以少孤失學，特囑先生讀事名師，通五經傳註，博習藝文，久之先府君年耄倦勤，一切事大小公私皆命先生代理，卒稱意焉。由是為先生納粟貢在成均，而家政一以委之，先是其家業不中貲，先生紹事遂蒸蒸日上，購屋兩三区成第宅矣，置產百千担賽封君矣，然其人忠厚和平，終不改本來面目，故李子論之謂圖大者略，細微近利者少揮霍，先生反是故可風也。凡親故假貸每盈其欲，至久而弗能償者焚其券，急則又復周之，乞丐盈門必使之飽而后已，遠者或竟日弗去近者或日數來，先生與之略無呼蹴意，至乃事關公益不惜傾囊相助，都人士有造門請謁者則必呼孺人盛張肴饌單極肥鮮，如此累年，財政不為少絀，豈昔賢所謂天莫之為而為，命莫之至而至耶，壽七十而考，終福一鄉。而少比子六孫十六曾二，四代同堂，而身皆及見華封三祝，惟先生稍克當之。先生可人，先生真可人。誠齋曰：我公不但此也，昔者吾姓五修譜牒眾推公為纂理，於是捐貲助費矢慎辦公，已有功於宗族矣，昔者調公祭祀貲產甚微，公經置良田百余担，又管曜祖置良田近百担，又連起濱祖正位二公祭，貲業亦如之是，更有功於祖考矣，此三事也可不垂之家乘乎，今吾諸父念公之尊其祖，敬其宗，而於已宜食報，乃遂擇膏腴十余担為公祀田，令夫世世萬子孫春秋孝飧焉，予深善其意，為補載之以備一家之實錄可也。

評曰：賢者固不可測，胡先生仁而益富德以為尊，知天爵之可貴也，知命祿之非誣也，昧者何能識哉。

民國十三年歲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年家眷松滋諸生鄭惠澤棠氏拜撰

云亭先生墓志铭

先生姓胡氏讳从龙一讳大启，字周辅号云亭。生而温约夷愉，与人无竞，卒然投之事变亦不惊，居恒跬步必严，亦未尝为介比自矜之色，盖宽而不失之缓，重而不失之迂，俭而不失之啬，倘所谓君子人。与曾祖登庸，祖际昌，父伟人，世有令德，先府君以早孤废学，乃属先生读书，岁从名师游，粗解章句能文章，而时以公私之事交错，先府君亦渐垂老而倦於勤，先生为分理之率称意焉，由是先府君以家政委之先生，而为先生纳粟受明经进士。先是家世微薄，结庐而居，其址湫隘，自先生绍事乃续买房屋三所皆钜观也，又岁进田产若干，近千担里人称为素封，大抵图大者略，细微近利者少挥霍，而先生性情亦复敦厚，亲故假贷，每盈其意，至久而弗能偿者则焚其券，又急则又酬之，乞丐常盈门必使之饱而后已，其远者或竟日弗去，近者或一日三四至，而先生与之，终无呼尔声，至事关公益则倾囊相助泰如也，其有彼都人士闻先生之名而造谒者，则必呼孺人盛张肴饌单极滋味，如此者累年，而财政益登，家声益振者何也，呜呼，岂真有莫之为而为者耶？先生生以咸丰四年九月初七歿以民国十二年五月初九日，春秋七十，配方孺人又配李孺人，李尚健存，柔婉懿恭，既笃既静，前后生六子，长应江，次应渭，三应淮，四应河，五应汉，六应海，皆持重能守先型。四子应河当前清时学堂初立，常住鄂垣之团华林随曹毕业，六子应海则尝从予受读，英畏可卜大成而皆早世，惜哉！孙十六：惟鳌、惟魁、惟叠、惟焕、惟诗、惟书、惟礼、惟乐、惟文、惟章、惟道、惟德、惟仁、惟义、惟琴、惟宗，曾孙二：怀珠、怀庭，今年秋胡氏六修宗谱，诸吉吉 嗣将葬先生於调元公墓侧，而属予为之铭以登志乘，乃铭曰：我有执友号曰蕲春之杰，安定之型，其身已死其德常馨。水有秀兮山有灵，卜兹宅兆兮千秋与万龄。鬼神来呵获，风雨艰飘零。石不烂兮字自青，有游览之君子兮，请阅斯铭。

民国十三年岁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契弟清郡庠生李子青拜撰

金 钟 公 传

公讳光扬号金钟祥族祖也，祥世居梅，去先人旧趾百十里，族内硕德诸父老耳其名，未克悉其行，无从彷彿窃景慕之，兹父老为敬宗收族盛举，祥得参末座平时所景慕者多家教益，虽公谢世有年不曾亲炙，幸公之行谊考之实事，得之传闻亦足以为吾后辈法，公祖贤福公，父明翔公以躬耕为业，忠厚传世，公生幼而质朴，本祖父业从事陇亩中，淡饭粗衣自食自力，中年弃农就商，息叔子母家渐盈，公服食如畴昔不稍有奢侈，尝语人曰：苦时却望甘时，甘时须念苦时，苦此公之阅历，语以为世劝。然公仅以俭约律己，事亲鸡豚奉养未曾少懈，往来宾客泰如也，且急公好义，凡村里中之贫困不惜解囊一助，尤可取者晚年於各祖祀产竭心培置，经理账目毫无苟且，心以疾终，且嘱德配朱孺人乐捐祖稞，孺人亦贤淑内助克襄，及公谢世后家常事无不如公之精密，家益丰。值今岁修谱期，本公遗言捐课十担於调公，五担有零於天中公，以存公志，孺人无出，公立子承祀，现儿媳成家撑持门户，不啻公之自出云。

论曰：古人谓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公生陇亩中虽不足置不朽之列，然有德於村里，有功於祖先，有言以劝世，其他举动悉可为吾后辈法，公不可称为陇亩中之善人哉。

民国十三年岁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族孙应祥辟千氏拜撰

得 众 公 传

公讳得众字广交，又谱明万姓胡氏，先世由龙目冲迁居七峰山之鸾仪湾，曾祖讳心选，祖讳启韶，父讳贤纬，世以忠厚传家，公少贫仅佃田数亩，终岁作苦，莫敢或遑，又得孺人张有顺德善，居积家事渐顺，购田亩树桑麻，深自刻苦，恒与日星相出入，不数年家道遂渐完美，而勤俭犹如曩日，其克自树立，如此鸾仪湾在大同之河东里，盖乃祖之字子姓既繁，里人缘以名其村落，里以西曰张家榜，为吾邑重镇，总汇大同乡之四图最为繁盛，春秋佳日里社儿童相与嬉戏征逐无虚日，公未尝随曹驰骋，父老辈咸宝爱之弱冠，时即摄理家务，井井有条，与物无竞，终岁从事田畴，除纳赋外绝迹公庭，虽未尝学而能明大义，识廉隅，以然诺见。信亲故借贷每盈其意，至或弗偿亦不索责，乐为人排难解纷，至事关公益则解囊相助泰如也，性朴实不喜修饰，布衣粗食淡泊自甘，子侄辈少怠曾戒之曰：世之幸福只两途得来，为可永久曰劳心，曰劳力。吾未见不历艰苦而能坐致安逸者。汝辈不自作苦乃学浮荡耶，生子四：长光柏，次光寿，三光贞，四光周，

俱誠篤。昆玉四：伯明德、仲明仁、叔明仕，而公居季，敦友於一門之內雍雍如也，先是伯仲同居而俱无后，乃奮然曰：兄有子弟不孤，弟有子而兄豈孤耶，以光壽承明德嗣，以光貞承明仁嗣，以光周承明仕嗣，公生於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卒於光緒十一年七月十五日，春秋七十二，迄今孫曾輩俱能成立蓋公之流澤也。

論曰：古者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然三者之間惟德最貴，蓋德之於人積久而彌光，茲胡公德行人也，一人有后而俾三人之无后者皆有后，其德可勝言哉。

時維

民國十三年歲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清郡庠生李子青拜撰

其昌公傳

世有不出戶庭而足成教於國者，則曰孝，曰悌，曰誠，孝以奉先悌以和眾，誠以格物三者具而后可型於宗族，播乎鄉閭，推之通邑大都亦罔不允，昔者王彥方陳伯弓見重當時，名芳後世者此也，外王父其昌公字協成，即東外父魯敬之舅，外母氏胡生父也，己未春東隨外父拜謁其家，龐眉古貌一庭內雍雍肅肅，東私意非優於德者不克有此，夜靜酒門東，外父因詳悉詔東為一小傳，蓋公生而穎異，八歲入校塾師授句讀，聰悟過人，鄉先達群以大器目之，爾時發逆倡亂騷擾蕪春，奔鼠無寧歲，數載之間或作或輟然於舉子業，已得津梁，嗣因外曾祖蘭馨公厭薄俗懈於應酬，惟公序居長，世故家事一以委之，於是廢縑緡出而應務，爾時日用不贍賴公督耕織營貿易，衣食遂充，賢茂祖墓田故不豐與世學公新丁祭，自公綜理後產置膏腴享祀不忒，不但此也，外曾祖暇游時指塘抵坳街鋪一所，囑曰：我沒之後宜依此基址建一祠宇，後數年公經之營之鳩工聚材寢廟告成，瞻云就日舉凡先靈以妥公之力也。公昆仲五，析箸時食指獨繁，田產什物任諸季自取無所較，其平居崇德義厲品節，里中游惰子類皆屏息且潛逃之若恐見焉，以故遠近鄉鄰鼠牙雀角靡不藉一諾以排解至於非禮弗履，非義弗取，施人無吝心，濟人無德色，亦其天性然也。教諸舅輩耕讀外無他務，三舅父藻軒君馳譽藝林未博一第，殆命之偃蹇矣，現文孫八人岐嶷俊秀，且善讀，德配外王母李孺人幼嫻，內則作嫻於安定，雞鳴戒旦牛衣甘苦，縱子婦滿前勤勞儉朴如一日誠哉，以禮相終始者。東一一默志之，今民國甲子公與孺人齊眉七十有四矣，健康猶昔，家道亦蒸蒸日上，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信然乎貴族六修宗譜將竣，諸族長相與聚議曰：如我族其昌公竭力培祖盛德在人治謀，裕後不可不昭於家乘以為闔族光，東自慚謏陋，承諸舅命兼得之外父者，聊述其大端而為之序。

民國十三年歲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外孫婿鄭鎮東拜撰

波臣先生傳

我先人迁梅来数百年，诗书垂训礼义传家，於梅邑诸名家不少让焉，家兄波臣先生本先人业，身列儒林，幼时刻苦自励，研精稽微，与老成辈谈古今论道德，学以有成，虽为文近古与当道不合调，屡应童试不第，未售其志，而先生之行谊实为我族人所称颂焉，先生讳大川，字若济号波臣亦号丽生。祖维连公以俭约治家，父履洁公以方直处世，先生庭训是遵，端重质朴无奢华标榜，习读书好左史，浮美之词类皆屏弃，不随世俗曲取功名，故常吟诗自遣，云：诗书美味无穷尽，名利虚浮未可求，可称佳句，先生昆仲四人，先生居长以家事是务，设帐东塾课子侄有典有则，论学说是训是规，至於遇宗族以正直待昆弟，以和平排乡邻之纷难，济戚友之寒贫，念余年家族无争端，子孙家教益皆先生赐也，德配庐孺人亦贤淑，生丈夫子二，俱伶俐孙一亦灵敏，实先生之懿行有以致之，但恨天不假年，未逾五旬而卒，今已十易寒暑矣，予族人犹不忍忘先生之德，值今岁家乘重修，予得忝居末职，嘱予为之传，予故不揣谫陋略陈大概列诸简端云。

民国十三年岁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家弟益峰云奇敬撰

如春先生傳

尝读难蜀佛老之文曰：天下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亦必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如余房兄讳大森字茂荣号筱香，庠名如春，明经公之孙，光宝公之长嗣。虽无非常之功，实大有异乎常人也。先生幼时随父贸易，处繁市不以博奕为能，不以讴歌为乐，异乎常儿也，延师课读矢志芸窗，月夕风晨未尝少懈，异乎群从也，年甫及冠宝公谢世。蓼莪诗废，雁序分行，乃弃琴书以料理家常琐些，田园虑荒芜日出荷锄，利息觅蝇头，时常负担人，咸谓先生为乖时舛命所厄，终於陇亩间也，而先生竟不忘所学，课子侄於家塾，功余之暇口不绝吟，手不停披读史也，克擅三长学经也，曾窥五体卒能试，列前茅芹香擅采，虽科举制废，未叨乡荐而夺宫花，先生詎非大有异乎常人者哉。至先生待人以恩爱，接物以和平，治家以俭约，守身以庄严，正直以居心，宽和以成性。先生虽谢世有年，尤为村里中所称颂。固无须馀不文之以罄述焉，兹值家乘续修，聊传先生之大概，以列简端，余族继起之后生其佛彷先生也可。

民国十三年岁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房弟大宗汉卿氏拜撰

華甫先生傳

世有擴落不羈之才，其言不遜，其行不檢，其文章不可以尋常尺寸範圍之者，俗眼不足見其大，率以狂蕩目之，有識之士未嘗不深為扼腕致慨，蓋直道自在人心，何必盡阿其所好，邑前輩胡華甫先生諱大成，余通家子，其先世自玉田公遷梅卜宅考田山之比麓，去予廬不一里，數傳至云登公以孝友起家，又數傳至懷清公以品學舉於鄉，皆與余先祖輩累交且密，懷清公生先生，先生少秉異質，豪放不可羈，初就家塾，趨庭訓於書，不三偏輒成誦，及授經輒了解無遺義，時值清季重舉業，士子皆囿於貼括之，習先生慨然有志，於古屏棄科名一掃排比之風，以求古人天籟自然之秘，當代非笑之，先生悍然不顧其才氣使之然耳，性慷慨梗直，狂俠好客，四方豪士踵其門者登担相望，居恒以公理自任，鄉里有受屈者毅然鳴不平，雖千金不稍吝，每賓朋環集劇談終日，侃侃娓娓指陳世當之務，旁若無人，余時以旧好追陪末座，常記其酒酣耳熟暢論古今嘩然抵掌，豪氣逼人有不可一世之概，其為文奔放閎肆，操筆立就，不假蹊徑，率豪爽似其人，惟不喜治生，中年家道落，德配徐孺人又逝世，子辟千甫數歲中饋乏，人既傷情，於內顧稷門之下，復感嘆於車馬之零稀，環境蕭條不可蹴處，先生喟然曰：人生遭際至於如此，其何以為懷也，乃孑身飄然遠客湖山，托其子於姊丈，邑名士王君少與使教，為學獨駕扁舟泛鄱、饒彭、蠡之間，周覽山川，毓其清秀，咀其英華，其氣益豪，其心益壯，其文詞詩歌益詭詭不可名狀，每清風朗月，異水奇山，輒留戀不能去。先生殆又富於情感者歟，倦游東歸計在外五年矣，而世態人情，炎涼變幻，无一不透澈到底，明年館於家塾課子弟讀書，辟千以是有成就，又三年卒於家，嗚呼悲哉！方先生少席素丰無裘，馬習多才而不屑時尚，好古不為俗移，故其言語其行事其文詞外似放肆，而內實練達，初若淺泛，而入益深沉，豈長安游治淮陰少年所可彷彿其万一，余實不忍世人以狂蕩二字抹煞之，因為之劇論云。

民國十三年歲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後學吳海南拜撰

健夫先生六十寿序

天下惟受性淳篤者，克葆其至健之質，躋之大壽而神不少衰，此其人豈可多得哉，鄉前輩胡君健夫先生儒紳也，今世以紳名者類皆植黨營私，以籠絡輿情為伎倆，而先生獨全其固有之天紳，而仍不失其儒行也，先是先生教授鄉里，以訓詁辭章為事，既因舉子業屢不獲隲，遂納粟成進士，不甘伏案以終老，硯田乃任勞以諳練時務，清光緒宣統間州牧凌張馮迭經扎委贊襄警察，自治政務迨民國之興也，又為吳賀張諸知事所器重，諭牘盈尺成績累累，每奉一委清潔勵己，以蕪濟於公益為目的，雖日與縉紳輩相往來，不求不忤，其對於庸碌者亦不以盛氣相凌，此非得天獨厚者歟，先生曩與予為忘年交，其生平已得其概，今年春以其孫惟華屬予為句讀，師輒聚縱談，而先生行誼甚悉焉，先生之生也春秋六十有六，精神矍鑠，不減壯年，當六秩初度時闔族贈以“厚德載福”匾額，里人榮之。今貴族家乘之役，先生分任纂修，稿既就，其侄慶瀾屬予為先生壽序，載之譜牒以垂究後裔，予曰：以文序壽非古也，古有壽頌無所謂序，近儒歸氏言之詳矣，況予學植淺薄，名不出州里，雕虫何足以光先生之壽耶，雖然予文不足以壽先生，而先生家乘以足壽余文，庶几文以乘，顯壽以文長復何泥於古所云耶，余於是不禁歡忻鼓舞，綜其可法傳者為之序，而賡頌以祝之，頌曰：先生之品方正而莊，先生之性溫厚而良，方其少也襟懷浩如汪洋，及其壯也才干雄而巍昂，今其老矣壽而康，子孫多兮繁且昌，先生之乐兮乐且无央，擬晉華封之祝享，歲月以无疆。

民國十三年歲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愚晚陳治策頓首拜撰

协坤大人行状

近值崎岖世界愈出愈新，愈新愈奇，其怀才识时之士潜隐于山林泉石者，亦复不少如胡君竹溪者亦英杰士也，今岁董理六修家乘，以其尊大人行略谨述乞余言以为状，余忝属世谊复联姻娅，虽不文焉敢辞？谨按亲翁姓胡字协坤，笃实君子也，性豪迈慷慨有为，世居龙目冲为蕲春著族。其先世家学渊源，懿德美行具载县志并家乘首卷，兹不赘。爰撮翁生平大概以言之，其治家以教子也，不屑屑於薄物细故，但急急以诗书为务，乡之人金曰：教子读书便佳其如米粟之不多，何而？翁则曰：贫者士之常，米粟虽可救一时之饥，未若经史作良田可百世耕也，故其择师乡邑诸名宿咸以优礼相待，久而能敬称道人口不绝，犹得曰附近云尔。即闻邻邑皖英有名望者，虽云山迢隔躬自负薪担米，每至校舍羌释担具便向先师行礼有加，先师无不起敬，盖其素所蓄积重道尊师有如此者，至若龙目冲之河堤，为宿太之通衢，彼水倾圯百有馀年矣，而翁一旦倡首，会集同人建筑，昼夜不憚寒暑，心力亦复劳瘁，阅数月而河堤始成，路之人擅擅然，车差马骈履若康庄，靡不曰虽仗众力，而深谋远虑为人之所难为者，又诚非协翁一人之志不可也。自此河堤之恢复龙目冲之风水得以培植也，祖宗之寝庙得以永安也，而田开阡陌野无旷土，是一举而众善具焉，其急於地方公益而休戚相关，出於至性至诚又如此者，他如和宗睦族，解纷排难，诸善行美不胜举，所由家事渐入佳境，而竹溪於学界中克增特色，知兴当未有艾也。翁行年六十有二犹复精神矍铄，由此而七十八十以至耄耋期颐，异日倾比海樽祝南山寿，其乐何如孔子曰：仁者乐山，又曰仁者寿信哉斯言。

民国十三年岁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湖北省法政毕业优生姻弟田振权拜撰

族祖母孙太君八十寿序

敬姜劳逸论谓劳则善心生。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中庸有大德得寿之说，三者本先贤之格训为世俗所艳称，然本诸其人克副斯美者百十中实无一二，若祥族祖母孙太君颇足以当之，太君以名族女年二十余归祥族祖光顺公，顺公一生忠厚，家常事悉太君为之经营，且家仅田稞数担，赖太君女红是务，节俭治家度日能有余积，顺公年五旬而卒，家称小有太君独理家政，现儿媳成家各成门户，孙曾继起绕膝皆贤，太君年八十，发皤皤坐堂上安享无穷之福矣，今年冬，族叔崇山乃太君哲嗣，因家乘续修备肴饌以为太君寿嘱祥为序，列诸简端以昭来许，祥世居梅未谙蕲族事，於太君颠末知不甚悉，幸族人传颂颇闻大概，蟠桃宴设祥获亲临，祥虽识浅才疏，安敢以不文之笔以负族叔盛意，祥窃以太君生平克副敬姜之论，太君之庆实积善之报施，

於易不爽斯，太君之寿詎非太君之大德而得哉。太君生年月日子四孙六俱载世系，兹不赘。谨为文以祝曰：

祝太君寿，寿已八旬；祝太君福，福及子孙。睹今时之荣耀，本昔日之勤辛，叹积善之报施，不爽大德得寿之说有凭，愿吾族之子如辈俱佛仿乎斯人。

民国十三年岁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族孙应祥辟千氏顿首拜撰

詹太君讳延龄七十寿序

寿言非古也，元明以来文集中或见之，凡为此者类皆称颂功德，於世教略无关系，熙甫归氏望溪，方氏涤笙，曾氏数诋之，而数仿效之。盖世俗狃於习，而不求其说，缀文之士虽知此径为后人所门辟而不忍拒仁人孝子之情牵，师以从事由来旧矣，胡子瑞轩门下士也，所居距敝庐四十里，而近今八月既望款门而告曰：我族六修家乘而吾母年六十有九矣，明年六月初十日为七十诞辰，先生力学治古文幸次，吾母懿行苦节附诸编牒，为老人光荣且以箴言勸吾，使吾母欢慰，吾亦奉为事亲之则，其可乎？予曰：可按太孺人姓詹氏，上庠生遂三公之女也，年念归同里胡君晓山袍顺衷和，相夫敬克厥爱，上事舅姑修随未尝不洁，喜爨未尝不躬也，姑患疮痛薰浴汤药，侍奉不假於人，洎舅姑先后见背，哀毁之余曲有礼节。生子男四人，女三人，失新组旧皆一手拮据，光绪辛丑晓山君弃养孺人痛失所天濒於死者数矣，诸舅氏往吊见其如此，谓曰：姊之痛深矣，其於儿小女幼何盍顺变，抚孤使之成立，以慰亡夫於地下乎，盖於时瑞轩之伯氏仲氏皆未冠，叔氏虽毁齿，瑞轩则甫离襁褓耳，先是晓山君疾，革张目曰：无他嘱，但令儿辈耕且读，家故微也若无游惰当不至作饿殍，孺人涕泣受命。自是入则课纺绩，出则督耕耨，甚或助之力作，治菜畦树瓜果园日涉以成趣，瑞轩儿时常随孺人刈麦於山麓，拾木棉於谿上之高原，每念及此未尝不茹喟无已也，既而男婚女嫁，备妆奁拓庐舍，促瑞轩力学，塾师之饌负笈之贐，外而公税私逋，内而斗粟尺布条分件举，惟孺人筹度之，无何而克家之冢子又即世矣，哭之几至丧明，顾所历倍极屯圯而精神不少消耗今年已七十矣，尚为诸子区画家政，拏钜厘细，敝帷败絮储以侍用，常严冬见丐妇携傍户立，与之单食复检旧衣与之，曰：我为衣薄苦寒汝则甚於我也，其得之传闻者盖如此传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语曰：户枢不虫流水不腐，不其信然耶。当晓山君弥留时顾命谆谆詎必后嗣之果克自立。今瑞轩讨论文史已得窾郤，特为朋知推重，可谓不负孺人矣，瑞轩勉乎哉，益务通经达用，发明成业，毋徒鹜声华以慰堂上无穷之望，事亲之义不当如是耶，孺人闻之其亦赧予言矣，爰书之以为序。

民国十三年岁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清邑庠生陈延璋琢其氏谨撰

张孺人节孝传

现修邑志其采入节妇传之，胡母张安人予岳母也，予外祖胡公裕昆积仁洁竹乡里称善人，生子三，予岳父理存，公序居其次，难兄难弟时人比之三葛之龙焉，安人年二十以名族淑媛于妇胡氏，贤而有礼，与理存公相敬如宾，其他则事舅姑和妯娌，诸凡操作率以身先，所谓宜其家人，纯属自然之孝义非勉为也，不幸未十年岳翁捐世，时安人年未三十，息子介眉甫数龄，息女即山荆，幼女才襁褓，值伯叔各自成家之际，而安人遽失所天哀毁过伤几经昏绝，且又不食数日濒于危矣已，而顾视庭闱抚其弱息，则遂瞿然而叹曰：呜呼，先君不禄，其付托於未亡人者非此堂上之晨昏，以及藐孤之成立耶如我死，见先若於地下，先君问焉其将何辞以对，於是强起支持，以巾幗而任丈夫之事，勤劬俭约而家貲愈益克盈，悯寡矜孤而用度并无吝惜，其养亲也则慕周妃之，克嗣尽内则之，当然其训子也则如孟母之断机，及欧母之画荻，凡若此类具皆乡邑之传称，而非予小子虚誉也，厥后数年外祖父复即世，安人送终以礼丧过乎哀，逾数年膝下则已女嫁男婚，子平愿了传家，子妇而优游於知命之年矣，然犹日效敬姜以纺绩习劳为事，苦心孤诣若惟惧其不终焉，呜乎，修德之尽瘁有如是哉，夫忠孝节义不经盘错则无以见坚贞慷慨从容，同系感酬究有所轻重若岳母者。其可谓盘错之贞感酬之重者非耶。予小子忝属东床，稔知劲亮伏见安人名节，既已扬於邑志为邦国光，则异日家谱流芳亦必纪其行以为宗族美。而适值胡府纂修家乘，因窃不自揣，即平日所闻於懿训所得於輿评者，以不文之笔编而录之，亦自知简笔久疏不足以发德芬之万一，然而不能嘿息者，盖一则以谊关肺腑与此分荣，一则以表出心坚，借兹为寿也，於是乎书。

民国十三年岁官甲子仲冬月 谷旦
子婿孙培甫薰沐顿首拜撰

胡府双保双荣双全三位亲翁暨德配杨熊黄三太君合传赞

夫圣贤才全德备功能盖天地事业炳旂常固已名垂奕禩而善隆百祥者也至若士农之族闾里之长虽不必尽如陈迹而其一言可表一行可坊有令人庆赏不已者詎不足为家乘光哉则有如我亲家翁三公之为人也品行端方处世温良礼仪幼习家学毋荒其存心也敦厚其秉性也谦让其立志刚直其行事也端庄虽非学富五车深知孝友只觉心严四勿谊笃伦常事父母则孝思不匮和兄弟则棣联芳处家庭则敬老慈幼待邻里则善俗和光遇事成人之美施恩量力而行不存鄙吝不涉矜张持已正而公岂贫賄物为人清以洁詎玷圭璋数十载克勤克俭门闾丕振三百年仁声仁闻姓字流芳三公之为人也岂仅矜式于一邑称善于一乡也哉

赠三公之德配三太君杨熊黄阉范仪型

静贞尔室淑慎兰房仪型闺阉奉养高堂事夫子必敬必戒理家政毋怠毋荒牖下庭前尽修膳和羹之美灯火月白循裁衣拈线之常统领全家勤织之勤用补幽风一册劝同里桑麻事早咸歌月令三章盖我亲家三公之起家有道皆有内助之贤也不然曷克臻此三公之子则有如五桂之竞秀三凤之美誉郊祁并第者也三公之裔孙如螽斯之蛰蛰瓜瓞之绵绵诚所谓天上石麟人间麒麟既力田而力学亦肯构而肯堂此乃积善必余庆者也谊切有未戚居近同里虽不能尽述三公三太君之嘉言懿德愿稍赠华乘之光赞曰贤哉三公恺惻慈祥为人朴实处世温良事亲无忝教子有方敦睦宗族惠爱邻乡家声远振德泽弥长福及后裔永世不忘德修于已行著于乡克勤克俭令闻令望言可为表行可为坊友孝克尽家道隆昌子孙逢吉福祿尔康德光积厚长发其祥赞曰恭仰仪范派衍名门孝厥父母夏清冬温友于兄弟吹篴和坝可矜可式貽厥子孙亲戚邻里远近推恩幽光必发实行是敦德音不泯古道长存至型家乘佑启后昆

中华民国十三年岁次甲子巧月穀旦

戚谊程敬宗拜赠

附远祖辑略

粤稽我族自周武王封满于陈谥胡公子孙因以谥为姓是为族氏始满公长子讳犀字申公袭封成王时至汉安帝时生广字伯始历仕六朝九传而生藩为刘宋太子左卫将军后有食南昌奉新之华林者遂家华林谱壮侯自藩历二十三世生清猷猷成城字汤老小字魁生于唐僖宗乾符元年乙未二月十五日寅时登天佑四年丁卯进士第初授国子监转仕至侍御史配耿氏赠徐国夫人城葬豫章奉新县华林后龙山冲霄凤形午向夫人葬南圻九皋山戌向生子五璫瑜琮琯球璫为膳部员外郎赠少保生令贇仕周潭州都督仍居华林琮为常州刺史生亶任奉礼郎居毗陵琯为江州散骑常侍生性任望江令居九江高邮昫山昫山迁英山大畈球为散骑将军生聘任四门助教居武宁瑜为陈留郡迁建宁生令仪登进士第仕至转运使传至濬深周显德间任衡州刺史道经期塘爱其山水遂家期塘历七传而仲尧聚族八百余口大建庠塾广育群英由是闻于朝降诏旌表后生值儒登绍圣第擢侍御史授

江湖浙淮转运使入为户侍工部尚书进金紫光禄大夫兵部尚书加封开国公食邑千户上赐紈扇而题曰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给御笔硃加贈端明殿大学士开国公复賜本邑白米租田八百石养其天年后五世而生熊熊生宗文宗岳岳原籍期塘后析居瓦硝坝生静轩静辅轩生文德静辅生文昌迁英山轩登进士第任河南参议辅亦任河南生子三景春景云景华春生二子志忠志刚云生志远华生志元志忠生大朝公迁六安我祖朝公一支俱系辅公这苗裔也

登照公暨刘老孺人合传

尝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虽曰天实为之究未不由人事而成者也求其深信无疑者则莫如勤俭忠厚之报为不爽云如我表伯讳登照其稟性也温和其赋量也慷慨孝弟克敦家庭釀太和之象明直素裕閭閻表演廉正之风生平之芳躅愚可得约略言之矣憶予小子时岁时伏腊拜謁登堂勤勤恳恳惟以云华崇实戒奢从俭者是训其所心抚予輩者视子若孙不啻过矣他如隆师重道礼义感孚丈人解食扒衣惠泽遍週乎乡里凡所谓启囊而修寺院指貲以成桥梁恤寡怜贫拯弱扶困斯固美属多端褚墨难罄者也德配刘老孺人贊曰夙嫻内则德比孟光家政独理若口在纲躬操井臼莫敢或惶鸡鸣戒旦允著贤良光绪辛卯春贵府创修华乘予以卑鄙管窺之见非敢为谀也因择其大要珥而为之传

时

光绪十七年岁次辛卯孟夏月穀旦
愚表姪程敦朝顿首拜撰

外祖贵翁大人序

尝闻蔼蔼者吉人之象也谦谦者君子之度也诚哉是言恒难见诸世矣如我舅外祖讳正贵气度温柔持躬静雅治心以正直为先待人惟公平是尚乎矜释躁消雀触点之器陵排难解纷化鼠牙之争竞绍先代之箕裘著芳型于桑梓其为人也无虞无诈其处世也无党无偏至于日用饮食需费不敢稍侈出入恒有所量此所心后人起而克昌矣兹当胡府创修华乘予虽不才忝属戚谊因不辞固陋略举其行实而合为序因为之贊曰持身正直立品端庄治家有道教子有方君陈是诵下武是臧卑以自牧廉尊而光

时

光绪十七年岁次辛卯孟夏月穀旦
姻再晚刘学海顿首拜撰

恭贺贵府重修家乘誌喜

贵府家乘喜賡修 玉牒辉煌贯斗牛 昭穆一堂绵世系 本支百代溯源流
敬宗收族敦雍睦 孝日贤孙禀率由 继继绳绳皆祖德 诗书累叶永千秋

公元一九五七年小阳月上浣穀旦
剗劂程箴三拜贺